

PL  
2735  
.A5x  
v.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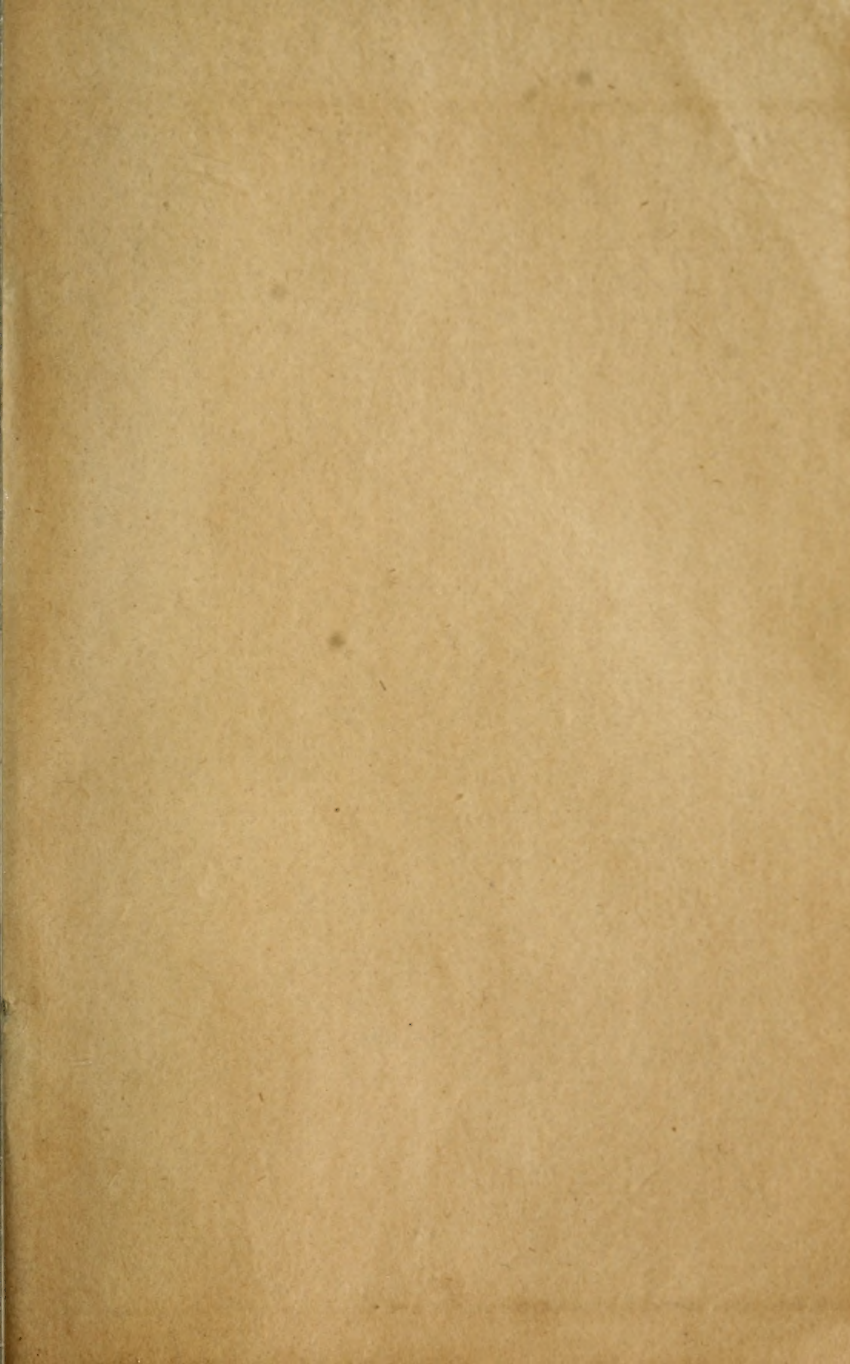














小倉山房文集卷四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誌銘

本朝以文學受知



錢唐袁枚子才

今上者禮部尚書沈公德澄。歷事府正。詹張公鵬翀而外。惟副都御史趙公。公名大鯨。字橫山。別字學齋。雍正二年進士。入翰林。指法秀潤。如鋪春雲。詞賦修意修言。得沈隱侯二易法。入試內廷。皆稱上。遷學士。再遷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提督江西直隸學政。典雲南湖。南河南三省鄉試。四校順天鄉會科。以太夫人大耋乞歸。五年卒。年六十九。葬仁和某原。安人郁氏祔焉。子二。其次升官庶吉士。公督學時。遇諸生如弟子。每校卷窮。自點勘觀者相環拂衣觸几。公勿禁。曰。取士易。教士難。使諸生觀吾所以取。知吾所以教也。衡文額額。顏澀不展。卧記某卷佳。起再誦。再加墨。擢之。如不及待旦者。然性峭急。無威儀。送客輒走客。則客或坐未起。必問有餘語乎。趣為我言。不然。時寔事過。可以行矣。人有誣謔不可者。謝之。已負諾責。捫胃苦記必踐之。而后食飲大中丞永貴。公弟子也。將撫浙。來見公。公問君往。政將奚先。曰。効貪吏。公笑。曰。貪吏職入己者。勿効也。永愕然。曰。何謂也。公曰。職入己而不分潤大府。即大府久効之矣。不待君往也。今巧宦全取之民。而半致之上。已潤其餘。或且全致之上。以

遷其官。是暗剋民財。納己爵也。不見捕盜者乎。朕選百萬有所私焉。不敢目儆之。其所勸誥禽獲以上計者。皆竊銖攘雞者也。君將奚擇焉。永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者。故聞命矣。既抵浙。延公萬松書院教諸生。先是主教者。面柔曲容濫竽。公以為設書院所以待高才生。非養實人子。若不以才取。而徒哀其窮故收之。是恤孤。非養士也。於是申良拉枯。無所聽請。及見士又倨。士大不悅。飛言如雨。公不為動。不數年。所廬揚者異目視者九卿三司。茂才高第。均從窮約致顯貴。紛然麟鳳群翔。而詬公者如秋蚊冬蠅。漸滅殆盡。或至今猶埋沉藍縷。嗚呼。公人倫之鑑。果如何也。枚未遇時。袖文質公。公奇賞之。枚乞一授餐所。公唯唯。朝送公出。暮聘已至。即今太宗伯松公家也。公卒時。太夫人年九十餘。故遺表曰。沐聖世如春之澤。小阜長榮。奉慈親垂暮之年。反哺難遂。誦者皆為泣下。

銘曰。無亢不中。無過不庸。不惡不仁。而曰好仁。其所好者亦朦朧。黜黜寒鴛。應龍斬曲。樗扶青松。此豈吾一人之為。而佻險者竟鷁鷁。以相攻。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吾見鏘金腰玉。而拜華表者。如萬壑之朝宗。嗚呼。雖余小子之不肖。亦咨嗟涕洟。而執筆以銘公。

海州州同王君墓誌銘

君名發。桂字香巖。隸正定人。嶷嶷然有腹尺。視正言徐。面方如田。好讀書。交賢者。以貢士補溧陽丞。調上元。遷海州州同。攝錫山。海州宿遷縣事。再攝沐陽。檄未到。卒。君雖左官。無



甚重任。而輟錄其躬視民不佻。較尊官尤肅。勘桃源災。共事者三人。以不謹聞。而君獨課最。巡海州村。見種山草。問之。曰。閩人也。姓高。名光裕。君疑非山氓。陽與語。陰令捕者擒以俟。未半月。郊城符來。屬去。果劫盜也。

天子南巡。總督尹公。委君治攝山。君慮事量功。洒滑如法。尹公見君題句。驚衛官中有屈宋命。群公子和。以光其所為詩。先是乾隆戊午。君與予試京兆。同受知於大廷尉。鄧遜齋先生。乙酉六月。先生入都。過上元。上元令李棠。亦先生門下士。三人者。循環置酒。為先生壽。先生為當時薦香巖未售。至今缺然。而香巖如寶拔已。執弟子禮尤勤。予私心竊愈賢之。嗚呼。誰知此一會也。香巖竟從此訣矣。卒年五十九。其蒼頭某。將葬君。來徵予銘。予不特誼無所讓。且心服香巖賢之。謂必有瑰意奇行。於法宜銘者。問狀。具不蒼頭跪呈一紙。乃爵里刺數行。今所謂履歷是也。嘻。知狀未具。雖有班史之筆。鑿空難書。而況余又空山居寡所徵覈耶。不得已。捃撫梗概而志之。香巖有知。其鑒我也。其鑒我也。銘曰。官不副其賢。壽不永其年。死而不有其藏。一錢。吾欲銘而索諸阡。而事又不得其全。夫是以意滿口重。而言殊不宣。吁。嗟乎。苟有天。其無泐此石上之鐫。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公諱秘。楊姓。字靜山。奉天正黃旗人。生有至性。侍繼祖母疾。衣不解帶。至蟲緣領。遊益敬。十

九歲知陝西。兩當縣。父憂。再補直隸固安。故事。修永定河。秋汎畢。工興。永定道黃某。役不平。賈遲延。及冬。朝涉者數塚。公憐之。許日出。後下鏹。黃巡工。遲民之來。將咎督。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馬。至凍溜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陽光重。人公重裘尚縮瑟。乃責袒肩者。戴星來耶。黃大恚。適館張牒。將劾公。會撫軍安溪李。文貞公過柳家口。聞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固安民以為大戚。聞宛平吏來迎。驚駭而逐之。

聖祖獵水圍。過固安。老幼爭留公。

上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奏曰。何不別以

好官與宛平耶。

上大笑。以為誠。許食知州俸。知固安縣事。旋權鄒平。壽光。諸城數縣。有夏姓

民。競產享銀五千。公却之。諭即以此金遺若弟。夏昆季泣於庭。睦如初。還雲南。曲靖府。調

麗江。麗江故苗地。中甸外控。鶴劍內隣。挾徒羯翔。寒狼屯。雜一日隸為編氓。如開洪濛。守土

者。嚙齧不肯往。公到。爬梳捐瘡。俯順荒蕪。令口樹一本。榆。數畜一。澆水。召上官為典吏。諸里

魁以頭目充除奴籍。建文廟。定婚葬禮。頒尺籍。伍行期。年俗化。風雨和甘。俸錢實布。大行民

祀公於廟。號第一太守祠。先是民間有遇木則易。未必見日之謠。土官土人皆禾木兩姓。而

公名姓恰合。亦異數也。遷湖南糧道。西安布政使。署湖北巡撫。沔陽地濱湖。淤澆無常。田與

糧離。稅法玩愒。公年弓尺寸之。按畝輸畝。數無訛。調撫四川。奏減火耗。改馬厰為普濟堂。墾



田千四百畝。登祖貯穀養鰥寡老癯。乾隆二年請撤河西七兒堡城垣。忤旨罷官。七年起用甘肅涼莊道。尋遷光祿寺少卿。以老休於家。公豐碩善騎射。用弓至十石。聖祖時。東宮侍衛德齡以廢太子故。逃恃其勇。泛海至青州。官拘者擁役數十。持械無敢前。公往剡剡起履。忍抱其背。膚之。德抽刀。公叱之。刀落於手。聖祖以為日磾縛莽。何羅不是過也。涿州夜下鄉遇響馬盜。方洶洶劫人。公射之。殺二人。獲一人。督糧湖南。奉牒禽李鐵背刺魚大王。公偵知竄入旗丁。故閱岳州。獲禽之。案下。至老。神明不衰。長孫魁官江寧。公來就養。騎上下山如飛。年已八十四矣。甲申十二月某日。跌坐而遊。公先娶李氏。再娶黃氏。俱諱封夫人。子國棟。官廣東韶州知府。

銘曰。仁之徵壽也。福之雋厚也。清畏人知。指屋漏也。勇而好禮。伏不鬪也。雲之油油。楚蜀覆也。大耋南游。神彌茂也。望夏疏殷璜。而增周邦之舊也。厥聲隆隆。孫將又也。天其以是鍾美於後也。

江寧典史高君墓志銘

高氏世居鐵嶺。為鑲黃旗著姓。一門印綬。榮戟布列中外。其官於南者。文良公其倬。總督兩江。相國公其位。提督松江。君為兩公猶子。初任吳塔司巡檢。調江寧典史。五年而卒。卒時年四十三。於諸高氏子弟中。官最卑。祿最微。壽最天然。邦之人聞君死。自執法以下。至於長輓。

者丈夫女子。靡不發奮學心。殷殷田田。若有所窮。故何也。君性沉厚。雖不說學。不踐迹。而含舒憲章。德正應和。與人交。坦中而肅。無賢不肖。皆好之。家無宛財。戚里之貧者。襁囊抱釜。至君家而收焉。故事游徵簿尉。流外職也。俯項供翼。趨走於下風。居是職者。知無所表著。輒不自重。怵以利。無所不可為。君獨疑疑自立。遇事必問於義。當否。雖享錢萬。不妄喝一筭。大府記下。可者諾。不可者爭。爭不得。必委蛇骯髒。於其身以濟之。以故死之日。哀聲嗷嗷。贈賻綈引。費者接於衢。嗟乎。人器也。官水也。以君而為尉。猶以五石之匏盛杯水也。見之者皆知其不稱也。雖然。君不肯以不稱之故而自貶。以稱之故。一切庸力行務。精心帖安。而恢恢之量。乃愈不可以測窮。然後知一命之士。原可濟時乎物。而祿位之不足以格人。昭昭也。世之榮貴烜赫。十百倍於君者。其相懸亦可觀矣。然則雖以君之官之祿之年。而見君家之諸勳臣諸侯伯子男於地下。誠足以抗顏而無慚焉。嗚呼。其可銘也已。君為奉直大夫。鑾儀衛治儀其僕公之子。名慧。字睿功。行十一。娶某氏。子四人。皆俱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有幹有體。歷百億底。人以為必起。而竟已矣。嗚呼。此之謂有命無理。振古如此。莫諒天尸。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安徽布政使李公卒於官。江寧令袁枚入尊畢泣而言曰。前年枚



知江浦謁公於蘇公召入已二鼓與語卽視偉校今年枚知金陵公來作承宣司彼此舍然  
喜有無窮言未竟公竟委化枚無以報今將歸葬願請狀以為公銘其墓府祭西樵曰公  
年五十有五不自意死呂夫人第三娶也長子某試禮部未歸其季幼奴多村氓賓客非暫  
從公遊與能知公者公誠懇其行事坦坦而肅章奏文集成輒削藁諸善狀不能記憶但  
遠近見者莫不額手曰李公真君子也請略舉其槩而紀存之枚曰唯唯謹按公  
諱學裕號餘三世居洛陽縣以雍正五年進士入翰林累官御史巡道按察蘇州遷安徽布  
政使而卒巡京畿時唐山令某奪僧舍為民房世宗怒幾不測公奏書生毀佛愚無大罪  
令竟免故事巡城者遇事動咨刑部延累至歲餘公諱車決遣獄無滯留捕博具數十籠曰  
貪紀錄而置民於重吾不忍也枚記者使去碎其具於庭石為之凹後過者猶指笑曰此李  
公槌毆子處也出使安南披一品服登王正殿宣聖諭畢乃坐廷朝廷柔遠之意公儀  
觀既偉音卽鏗然其王嗣黎維祐俯伏受命夷言嘆好使臣者數萬人蜀土司大小金川開公  
為建昌道輕車往撫入密箐中天日隱黑徭徠梟目鳥語挾雪刃喉向公公短後衣坐地召  
其渠帥賜酒食命譯者曉以大義群酋翕然喜折樹枝為公筵焉歸城乾隆七年淮徐災  
糧者眾有司以盜聞公曰此飢民非盜也獄具所活數百十人夜閱秋審冊專意平反燭  
燼數升僮卧齕齕甚酣而公音甫旦卒以此致病理安徵災振尤勞遂不起嗚呼公急於活

人而忘所以自活使公稍自愛官必不如是止所活人亦必不如是止而卒之公不活命耶其自致耶人不能受公之活亦人之命耶其踵累公耶雖然其自致也其人累也其所以可銘也

銘曰不蔽邦成使焉日有孜孜而力不支至於負茲死民之責乃卜湖水西瀝水東而坎其中以爲公宮嗚呼其禮祀於無窮

霍邱縣知縣龍君墓志銘

姚思廉作梁書撰止足傳前史所未有益以周易進退存亡之正能其德者之難也故天監至泰清四十餘年而傳中所載祇顧憲之等三人而已吾於今得一人焉曰顧江先生先生字霍邱年未七十遽投劾歸畫戶限居堂無應聲者十有五年乃卒嘻古之人有卧車上三十六年不履地者有坐不榻五十餘年所當膝處俱穿者其定力足矜矣然彼皆艱自蒙難忍而制焉非得已也若夫優游昇平投簪邱園而亦復刻勵如是則固其性之所甘而非詭眾博名孔子曰仁者靜庶幾近之似又加止足者一等矣然先生法施於民有可紀者先生以雍正舉人為金山場大使海濱漲沙居民與竈戶利之牽持洶洶先生至曰塘內民也塘外竈也沙在塘外民何爭訟者噤口去霍邱俗悍家畜兵刃先生示禁投繳者如雲性篤風義館戶部郎洪文瀾家洪以事訟繫先生經紀其家愈謹洪事雪後泣拜再謝先生歸



後常自言有五樂。而人亦言先生有三事。五樂者。弄孫栽花。靜攝與故人話舊。自問無愧怍。三事者。看書飲酒小眠。夫人王氏與先生同志。雅耽相對。如嚴賓客。長先生一歲。以戊子九月七日開九秩觴。明年己丑正月十三日卒。先生以己丑九月一日開九秩觴。今年庚寅正月十三日卒。壽其死期。隱相符合。亦異數也。以某月日合葬於石潭之原。先生姓龔。諱鏡。字頴江。江寧人。子元起。次元芳。俱以文世其家。銘曰。貌瞿瞿。古其眉鬚。以嬉於庭衢。君子人歟。而今亡矣吁。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公諱寶璵。字泰舒。世居徽州。以理學世其家。祀文廟者七人。父賡雲。教授婁縣。因家焉。公生十五歲。賦牡丹句。驚其坐人。年三十。舉於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賞文書至京。奴愆於期。公憮然曰。以我故。致渠不與試。吾義不獨試也。袖筆出。考授中書。隨大學士查郎阿度地塞外。登警無間。至黑龍江。畢臘。再至登爾者庫。入烏蘇。凡半年。行二萬二千里。艾殺棘刺蓬蒿。觸抵豺虎。茹乾饑。咬雪盡。得其險要。阨塞乃還。時乾隆六年也。查公以陽城馬周薦。御試第一。擢福建道監察御史。遷順天府丞。督學政十三年。從經略傅公征大金川。時蜀中軍書旁午。瘴厲毒淫。大赦納囚等山。馬契靈不度。公非屢徒步。繩索相引。屢跚勃窣。不納勺飲。或三晝夜一食。乃得至屯營處。賊方張礮樓天接。矢石夾兩耳下。公竊筆畫策。削牘作奏。動合機。

宜卒佐經略降其酋凱旋

天子親斟金杯賜公酒海內以為榮以軍功遷順天尹加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湖南山西再調江西鄱陽湖多盜公立編船法責文武督治盜遠息其年江浙米翔貴公禁遏糴者西粟方船而下南民賴焉調撫河南陳汝等州大水天子詔公與侍郎表日修分疏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繪澤支幹派圖記修濬丈尺者若干勒諸石功成加太子少傅調江西未抵任而河南又災天子亟遣公還會同大學士劉統勳塞楊橋口築堤公慮水去而沙停乘曹魚魚濟諸河沖決處刷宣浮游俾無梗滯俄而黃流平田皆潤出即給麥種設棚廬教之耕種果汁邪滿車民蘇影勉十六年扈蹕南巡河南姦民誣人謀逆詞連百人公馳驛夜鞠片一燭奸誅各訴者民皆懼呼性謙謹窮躬躬然雖監門所養无毋與鈞然權要鴟張不為動詩文立就不加點竄尤善騎能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善騎夸公約至朝各駭馬去某狂奔盡氣入內閣不見公方竊喜自負而公自內出已批敕數行矣奉命祭南嶽還松江上冢知府蔡長澤驚曰吾守此數年不知有八座某也來謁則蓬蓽數椽乃嘆息去公感上恩厚年已七十猶刺閭判事極翦奪之勤眸子清瑣能白日視鬼神臨卒諸屬吏來受遺言公手指南汝道陳公坐以避河神陳為悚然歸竟病三日先是教授公官宣城居正學書院院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父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



役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天子駐會稽。命公賁金軸御祭王文成。讀祝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子其葬某。

銘曰。雖居句如折矩。雖飲甘如茹苦。能談笑折樽俎。能遣蛇虺險阻。行而供翼坐而俯。九命而車上不舞。彼何人。君子以為古。

徵士程綿莊墓志銘

有清徵士綿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啟手足於白門之如意橋。將葬。其同徵友袁枚為志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帆馬車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庸於某某而後可。嘻其惑矣。吾友綿莊。深於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為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為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屢閤於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為之肅。乾隆元年。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耆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

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巋巋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舟棹歸  
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為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  
讀書疑必質先生先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遣蒼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尚胡為交頗驩因  
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況余不及韓柳而先生  
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睭而殷殷於余耶宣不以孤秦咸池之  
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宣不以年已賴暮何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  
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尚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奇多  
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日夜語嬋嫣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剪燭對數海內  
人物必首先先生數畢又未嘗不歎歎歎憂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宦京師遇  
其棺而哀者獨余且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為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似可歿而  
寧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渠東觀羽儀我

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溘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  
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何如悲又  
豈獨余與魚門之淚泔泔下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虛卿遷江寧其翁菴齋國初隱君  
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童有濟世才以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重重熙



熙各以一家言為埴麓之權人以比南朝劉瓛昆季見不愧云先生有二女無子為之立孫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著卷帙詳嗣童行略中

銘曰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劃開成兩戒先生先蕪後割愛抱經見聖升堂拜聞呼參乎唯而退群儒稷稷立門外兩薦於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為礙高文典冊垂金鑒黃河千年清可待悲此人如未必再請碣其原志所在家旁草生墓壘荒

### 高母丁太恭人墓志銘

高公南疇巡江南鹽驛七十餘州縣凡二年一日親詣牧所以狀授曰生母歿十有八年蒙皇上誥封恭人今大學士尹公為題行略人子顯親之志得稍稍報惟窆表誌聲於後人者缺焉未備子為我銘而掩諸幽枚謹按恭人丁姓蘇州人早孤育於外氏贈公聘焉時嫡妻鄭恭人在堂生兩子恭人傳身自卑中當戒惟敬以故無苛妒之嫌司筭鑰燭潘請類事無小大罔敢不竭先舉一女最後生觀察生六年贈公卒贈公世居閩之平南里隱於橋姚師史之術擁甲皆走吳莫非其籍也既捐館兩子來昇柩歸望墓人與其孤居當是時贈公遺貲既分半入閩存吳者所與錢通諸客賈齎帖子且恭人常女次持紵磚教觀察溺苦於學小不善藝督立絕一日者張飲置具石券中客列坐四隅酒行攜觀察出投地謝曰諸公君子也豈負人者哉所以存空券於氏夫者必力有不足故也今未亡人與兒

儼然隻立日供數溢米足矣。又安事券。請客悉持去。以成先夫之美而冀此子之才。語畢命女奴負巨篋。散如落葉。券中人皆嘆且愧。有泣者。居亡何。客感其義。咸來收恤。或倍取贏。以故觀察得中興其業。循列入貲。康江西驛鹽道。者按察使事。再調江南。嗚呼。孟敏不顧破甑。郭泰以為得決捨義。可與入道。況數千金畫指券哉。然馮驩代人焚券。宋清自焚其券。皆男子也。皆百人中無一者也。恭人以閨閣而能出乎百無一人之行。然則以子貴受封寵榮。烏爽其所以致之者。固且理也。準於古法。宜銘恭人初撫孤時。年四十八。再二十年而卒。葬某。

銘曰。困然後激。失然後得。老子之識。匪逸不淫。匪勞不欽。敬姜之心。休禎偉兆。芬芳滌鬱。天所相兮。不從其康。郝車而載。地所貺兮。嗚呼子孫。欲歆母儀。視此壙兮。

### 李訥菴先生墓志銘

李君棠。治上元七年。循聲使然。大行。今年秋將葬先人北歸。而以其狀來曰。吾父雖未從政。無所繩美然。兢兢束修。百行純懿。懼泯焉。以重棠罪。君曷竭而掩諸幽。枚年家子也。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諱大章。字訥菴。河間人。生七年而孤。治經有法。為文能勃窣為理窟。甫冠補弟子員。秋試不讎。遂不復試。鄉人王仲穎以學行聞。先生奉所。足聞跬步必規。鄉黨高此。兩人稱君子者。必曰王李。長子棠。以進士知句容。上元。譽最。遷邳州牧。未行。先生卒。今夫有



司之於民父也。然則有司之於民之大父也。人但知恩其父而不知推恩之所自出者。非也。昔雋不疑尹京兆。其母必問平反幾何。以秩膳加減。引兒於仁。婦人且然。而況於趨庭者乎。李君之賢也。其奉教於先生者之效也。先生之教李君曰。事君者承意。事父者儀志。汝父之志。居句如矩。辭隆就寡。見其志之。以故君粥粥然大讓如慢。自同僚至大府。皆曰。李君真長者。因當答移舍決之。懼先生聞而戚也。然先生極知政體。二十一年。句邑災。秀民墜糴於鄉。棠欲窮竟。懼事生意。不能無難。先生曰。周官荒政。以安富為先。富之不安。獄必繁。見宜戚以法。如其言。民情始安。初先生孤露時。有從父興祖者。扶先生。先生感焉。終其身嚴事之。有所作。負牆啟白。俟領首乃退。其篤行如此。子六人。孫三人。棠之子名燧者。尤穎異。纔勝衣。通經吟詩。人以為威德應云。壽六十六。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以道行。不以道鳴。卒以子孫享。嗚呼。此其塋。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吳君魯齋。以乾隆二十一年舉人奉

天子命來江南。權常州督捕通判。蘇州管糧同知。再權丹陽荆溪江都金匱元和五縣事。未即真。以服去官。服闋。將如京師。中風暴卒。君能行考中度衷之政。單均刑法。戢和士民。以故上游同官。爭悼惜走奠。而其友袁枚哀之為尤深。嘗謂士不用悲。用之而不盡其才。尤悲有

雙黃馬隱於泥塗。人無由知也。用而效。效而即休。人之心能恕然乎。然或者抱其道忤於世。以自狹其猷為。則亦曰人事之未善焉。君業已上孚下懼。而扼以無年者。乃在悠悠之天。天之愛民甚矣。能代之愛者。偏又奪之速。何哉。豈所謂命者。果天亦無能為。而束限人竟如是其毒也。悲夫。君辟穆其容。而有不撓之識。江陰令某為民所困。天府命君率兵往。君不可。曰。撫民而兵。滋之疑也。單車曉民。冀民以散。手不釋書卷。亢工詩有集若干。以文學推予。其識既而告人曰。袁公非沾沾文學者。嗚呼。其知我如是。其自待可知。君名賢。字思馬。晚自號魯齋。休甯縣人。先娶查氏。再娶楊氏。生二女。一適茂才姜晉。一幼。以族子某為嗣。

銘曰。如驥能馳。如雨能施。而止於斯。如之何。勿思。

### 江甯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銘

高槐堂先生。任江甯南捕通判二年。病卒。邑之人走位相弔。泣且言曰。自有此官。從無此公。蓋通判貳太守。於令為長。權輕而勢逼。故避嫌者。往往迂緩。養名而任事銳者。又或乖於正。先生聽訟如懸鏡。樹臬各以其影。應民多捨令來從先生。先生麾之。則涕泣抱牒宿廡下。不去。令妒。有愠色。然亦無如民何也。

天子南巡。天府屬以供張。先生晝理。繼徭夜決。徹燭跋漏。沉神思。焦然。枚嘉先生勤。憂先生病。已而果綿悵以終。其子文照。高才生。將葬。馳狀來曰。先生為政。非獨江南。然宰德興縣。



時微服行里屋。聞書聲。輒參戶入。為講解不倦。禁一切博擲。踰風符下。即止。調知德化縣。縣當九達之衝。軍籍濶錯。門匠因緣為姦。先生案覆衛冊。科別其條。輸輓者帖帖無調語。擢揚州清軍同知。方修水利。排治梗端。而以失察漕事故。改通判。權知奉賢縣。縣有民某被盜。有王三者詣府伏罪。先生疑之。窮竟其事。果亡命賊。甘自誣。冀陷其仇。先生置此賊於獄。而釋所陷。未幾獲真盜。民惟噪稱神。先生始任戴冠。即潛躬味道。於學靡不窺。而尤深性理。魁踞靜坐。若與濂洛諸賢抗手接席者然。遇人無町崖。無賢不肖。輒僂身降階。暖誅殊道。先王語引之於善。以故悅尼而來遠函。文下童冠如雲雨。校秋闈。得江左右士極盛。所著來復集二卷。詩文若干。先生姓高。名植。字槐堂。雍正乙卯舉人。乾隆丁巳進士。浙江武康縣人。壽六十七。葬某。

銘曰。俗吏之斷斷兮。夫子之肫肫兮。儒者之能薄兮。夫子之政卓兮。顏而姜而侯。不喟而葬而藏。而疇敢忘而。

### 江蘇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公姓李。諱永書。字綬遠。號芳園。先世盱眙人。自明指揮雄從成祖北遷。官於瀛州。遂家焉。祖父俱邑庠生。以公貴。贈如公官。公美貴鬚眉。豐頤長身。有聰識。強力遇事。麻集乃益靜。面不換色。而徐徐就理。務出於善。乃已。雍正十三年拔貢生。廷試一等。初宰福建長泰縣。調晉江。

晉江俗悍好鬪有施郭者海景魁也奪民婦劫商賈財橫行白晝中公將赴任總督德公迎謂曰施郭巨猾我已奏聞天子索之急卒未得奈何公頃知郭匿女兒所而甚猛且多黨遂則事洩乃於抵任日暗集健步弓手設伏環之而夜率役破門入郭方熟寢驚即拔大挺走屋上拒捕或鉤其股以戰股斷顛遂擒以徇遷泉州府西倉同知因公鵬級降補荆溪縣調常熟再調元和又因公鵬級大府奏留辦災題補武進縣累遷海州知州蘇州知府蘇松巡道江蘇按察使又因公鵬級以病歸家居八年卒年六十九公所到以強毅稱森肅蒙民望風警伏然中寬治獄多平反浙省李家莊毗連吳郡羣匪聚焉號小梁山浙有司張其事捕以兵民聚而募飛瓦搪拒浙撫以叛聞事下江南督撫總督尹公檄公會鞠公見囚累累數百餓色焦然知有寃乃先給淖糜徐受其辭部別首從流數人杖若干人啟遂平公聽州縣訟甚敏片詞立決及任按察使每訊鞫款款數千言或申旦案猶牘留人以為疑公曰州縣與民親中無隔閡得其情可以決遣臬司與民遠矣自縣而府而司其間文卷繁重吏胥鉗伺略有舛午動至重辟我盡十分心猶未敢放一分心也卒以勘轉遞被劾而議者觀其過愈知其仁尤長水利為民計久長葺常熟之福山塘海州之六塘河松江之五湖三湖皆有顯績民至今利賴之娶王氏再娶郭氏俱封恭人子四女三尊曹家村

銘曰惟髮得櫛則統惟星在北則拱公能靜鎮物簡御冗故斂之為沉叡之智而放之為仁



者之哀嗚呼此其家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乾隆元年春湖廣總兵崔某劾大學士鄂爾泰苗疆失機是時鄂方以首相受

世宗遺詔輔政

天子怒下崔於理刑部九卿議崔罪斬立法右審司主事李公治運年二

十餘獨持不可曰如是將啟大臣擅成福之漸崔因是得末減而小李王事之名震天下

其年秋余薦鴻詞科入都受知於公父編修重華公世所稱玉洲先生是也得交公公狀短

小豎眉秀眸微鬚為人端靜詳審無多言終日坐騾車赴部決事他人休公不休以雍正七

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再遷禮部儀制司郎中送琉球國使還主廣西鄉試督山東學

政俱有聲天子知公練刑名改授陝西榆林府知府尋遷湖北糧道安徽按察使調浙江公

吳江人最鄰浙在浙八年民無聽請之嫌戚朋無矯情之怨人以為難嘉湖二府連松泖震

澤漁匪竄焉公頒舟式而編排之盜風為清紹興甯波兩府近海出洋者多為姦公命州

縣核其貨書其年月姓名按籍鉤考姦無所容常言例雖繁統於正律心能小自能活人每

勘獄窮日夜孜孜為求其可生之路巡撫某不悅劾公迂緩沾名天子休公於家時太夫

人年八十餘公得歸養願以為懼而浙之士民送者涕泣不能去三十六年七月故過吳江

公病已篤聞故至力疾出見談天下事侃侃然蓋身雖衰用世之心尚在也別後一月亮年

六十二子會辰葬公畢來乞表墓且云公在新平某獄甚善歸當取原贖相付已而書來檢寄無從以為大感予謂會辰無傷也漢于公自言活人多後世當興卒其所活何人吏莫得而詳也嗚呼此其所以為陰德歟公字甯人一字倚亭夫人張氏子一女三葬某

郴州知州曾君墓表

乾隆七年予與曾君南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沅陽君知蕪湖十年予調江甯君遷知廣德州十三年予乞病君丁內憂十七年予起病君起服相逢京師是年秋子丁外憂歸隨乞養母不復出君知平定州再知郴州自此音問遂絕今年君之孤衍柱寄書并狀來乞予表墓計君之亡已十五年矣嗟乎當十五年前予與君宦遊轍迹諧笑懼呼蓋無日不相同也中年乖分彼此不以為戚而君又儀狀偉然類大人長者謂造物之寵君必將未艾亡何聞信不祥始驚惋哭奠而卒不得其年月日時每欲探其家安否寔安營否兒子輩成立否路遠莫致中心拳拳一旦既葬請表如君之靈隨以俱來此予之所以悲且喜投淚疾書而不暇讀其狀之終也君諱尚增字謙益又字南村山東長青縣人雍正十三年舉人乾隆二年進士四年補殿試欽授庶常外用後歷一縣三州士民大和晉省多疑獄君牧平定時奉檄解治平反無算廣德民爭河五年不決君偵知過訟者某也披以同勘情見勢屈片言而定蕪湖啟行吏民泣者送者持靴者挈酒漿者絡繹遮遮擁馬首不得前黎明登車至日



辰甫出城。郝署災。夫人病不能興。女衍綸抱母哭。翼其身而覆之。呼之出。不出。俱焚死。五歲女孫亦死。嗚呼。君仁人也。每決一筭。不忍諦視。而乃親見其妻女孫三代哀號焦灼於灰燼中。誠何以為心哉。君之脫於火而病。病而辭官。官罷而卒於邸舍。此人事之可知者也。君之賢。君妻君女之孝。而受禍若斯之慘。此天道之不可知者也。然而君所莅有碑。有生祠。鄉民立曾孝女廟。配享曹娥。嗚呼。是亦可以無憾矣。君詩文清婉。有穆如堂稿若干卷。卒年五十三。夫人張氏。誥封宜人。合葬於墓。子二人。長衍杜邑廩生。次衍模。早卒。女三人。乾隆四十年秋七月。錢唐袁枚表。

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銘

乾隆壬戌。予需次白下。寓王侯巖太史家。見其從子銘琮。年二十許。風骨秀整。心異之。未暇與深言。他日晨起。有蕭衣冠拜床下者。銘琮也。曰。琮願為弟子。而未啟叔父。故無能具束脩。先生幸毋見擯。振其袖而出之。文二篇。受業姓名一紙。予嘉其志。即取盥面水磨墨。為勸其文。而以師自居。亡何。予宰沅陽。遂與王氏稍疎。乙丑。調江甯。君已舉順天鄉試。時時入署。宴飲笑語。相樂也。予奇君眉宇。謂必當居清要。輒舉石渠天祿事與談。而君好觀子判牒。治文書。或竊倚屏間。聽折獄。怪而問之。笑曰。琮有志於此。遲久。先生當自知。丙寅。果援例得湖廣竹山縣知縣。戊辰。調監利。薦卓異於朝。癸酉。奏遷漢陽同知。未赴任。擢江西吉安府知府。

再薦章於朝亡何以失察事鐫級天子召見發直隸以同知用權知深州為御史戈濤所劾再鐫級補易州州同援例得運判發浙江權烏鎮同知未半年卒君才敏而守廉能發姦摘伏竹山婦訟盜殺其夫君驗蹤迹非是屍所立山東祇神色可疑問何業曰竹工召之治竹詰其右手傷以誤運削對君曰此蓋痕也汝縛殺某村人為所嚙耳其人駭某聲訊之果姦殺也泰和民劉子貴殺人取財與族弟子佩販米事發引子佩同謀并及其同舍某三人俱擬斬獄具君隔囚而訊得其寃當君筮仕時予猶軍江甯尊人毓川公常來笑且告曰兒學先生勤運判案到監利初受牒一千今減至百矣逾時又來告曰兒學先生訪姦榜其名於四門今果奇邪謫解者逃矣逾時又來告曰兒學先生興文教召諸秀民與弟子同學今一邑中甲科接踵矣予聞之雖喜君能得吾意以治民而終以地隔千里靡所徵驗後十餘年君已死偶讀望江進士檀萃集有過監利頌王公遺愛詩誤君為古人方覺君之為循吏也信嗚呼君生逢盛時年未三十在縣課最在郡課最所受知大府如陳文恭方敏懋諸公又皆一時名臣能引擢人此其隆隆而升奚待問耶乃安流穩枕中風忽起而尼之隨起隨顛相齟齬於意外不得已裁謀鹽筴一官以圖溫給其初心甯及此哉更靳此區區而危以無年然後知世之賢人君子往往自甘頹放匪其恬淡性成亦繇蒼蒼者之無能勸善而反有以折其氣而傷其心故也如君其明驗矣悲夫卒時年五十五先娶周氏繼娶黃氏



劉氏俱封恭人。子彝憲。官內閣中書。女三人。以某年月葬某。

銘曰。傳我文者多。傳我政者少。惟子能之。而惜其半途而夭。嗚呼。此豈徒君一身一家之不幸而已耶。雖然。終有天道。留子一老。為君墓表。

小倉山房文集卷四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五

錢唐袁枚子才

虞東先生墓志銘

乾隆十五年

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佩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為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於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笑穴指微。得古人所未有。見復先生死。先生篤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樸。善誨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高目龜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喀喀然空湧。而蠶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遠企塵躅。踴膝跣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

本朝庶孫為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人殊。先生為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作兩議于餘言。詞甚辨。羣儒無以難也。貌端厚有腹尺。豐下而髯。

恩從子寡嫂其族事常夜坐有隣人子窺其垣先生摩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為善士所著  
虞東學詩十二卷三禮劄記十軼古文詩若干其先為吳丞相醴陵侯之後妻吳氏誥封恭  
人長子言遠次詢

銘曰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以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  
處無失於今有得於古壽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墓碑門童負土支村之西露宇之塢

司經局洗馬繆公墓志銘

乾隆己未冬枚以年家子拜南有先生於蘇州之里第見先生蒼顏秀眉揚衡含笑望而  
有典型之欽今辛卯歲先生恒化久其子敦仁等將奉先生柩與其配陸太宜人合葬於某而  
走索枚銘枚伏思繆氏以科第顯吳門二百載以族華腴如班楊崔盧海內延望雖門風  
之盛天實相之而要其經德秉哲層累以基之者必非無自謹按其狀以聲於幽宮曰先生  
名曰藻字文子晚年號南有居士其先從常熟遷吳曾祖國維萬曆辛丑進士官貴州參政  
生慧龍慧龍生彤官翰林侍講生先生先生生而凝重南勝衣能為壁窠大字今西禪寺  
題額有過者猶爭指曰此繆翰林十歲時書也康熙乙酉舉人己未進士授編修丙午加日  
講起居注官隨遷司經局洗馬壬子視學粵東甲寅以失察所屬鐫職

今上元年乃復原官先生以母老辭遂不起凡先生官禁近十八年校京兆試者三校禮部



試者一與纂修者三其他受尚方珍賜無算朝野盼先生大用而先生得一事為名遽棄官  
即休人皆以為疑不知先生所居為勾吳勝地獨具清曠喜聲法書名畫而力又足以致之  
海內金題玉躐爭趨其門如矢趨鵠先生購其尤嚴賞密畜花月餘閒遊目自娛人望若清  
秘冊府嘗殿靈光者垂四十年嗚呼此豈三公八座所敢辟晚其下風者哉當在官時有要  
人誅之往先生辭不行其人旋敗論者謂先生享福之清由其識力有以致之非偶然也性  
友愛與弟曰芑同官翰林白首無間女兄弟十二人其孤嫠者收穀之買奴良家隨焚其券  
僮碎寶硯微笑而已常訪後人曰左氏驕奢淫佚四字其病皆從佚起也汝曹勗哉卒年  
八十先是侍講公以康熙丁未廷試第一先生以康熙乙未廷試第二侍講公以康熙庚  
戌會試領詩經房先生以雍正庚戌會試領詩經房大參公以萬厯壬子典試粵東先生以  
雍正壬子視學粵東先生以康熙乙未入翰林長子敦仁以乾隆己未入翰林父子祖孫後  
先遙應支子官地肘響符合誠為異數然先生以一身而上兼祖父之榮下啟子孫之蔭  
嘻其盛矣夫人陸氏為乙丑狀元澹成公女初來歸室有火焚先生外出夫人神色不變呼  
家人急奉移家廟栗主母不敬其識量如此後公七年卒子三人長敦仁官庶常次遵義  
乾隆進士次近智候選待詔

銘曰前卿雲兮後景風公如月兮照當中輝紫闥兮光元宮拉咎單兮逐奢龍顏德音兮

撫大東原堡直令安網馮嶺然逝令鶴然從越王沼令吳王宮竹素奉令烟雲俱受而餽令  
峯而襄適來順令適去終化臺潔令碑屈崇樹之樂令翼以松靈一閱令山重重

### 李晴江墓志銘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還通徙月其奴魯元手書君來曰方膺歸里兩日病篤矣今將  
出身本末及事狀呈于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藉子之文光於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讀未  
竟魯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書也嗚呼晴江授我矣其何敢  
辭晴江諱方膺字虬仲父玉鉉官福建按察使受知

世宗雍正七年入覲上憫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職且勝官  
否對曰書員也性謏不宜官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即召見交河東總督田文鏡  
以知縣用八年知樂安邑大水晴江不上請遽發倉為粥太守劾報田公壯而釋之募民築  
隄障滋水入海又叙東郡川谷疏濬法為小清河一書載之省志十年調蘭山當是時總督  
王士俊喜言開墾每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麻集晴江不為動太守馳檄促之晴  
江遂力陳開墾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民不敢睥睨附粉飾貽地方憂王怒劾以他事獄繫  
之民詳然曰公為民故獲罪請環流視獄不得入則擔錢具雞黍自牆外投入瓦溝為滿  
今天子即位乾隆元年詔罪狀王士俊凡為開墾罷官者悉召見詔入城已二鼓守者



即夜出君於獄入都立軍機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示諸王大臣曰此勸停開  
墾之知縣李蘭山也願見者或擠不前則額手晚曰彼頑而長眼三角芒者是耶少宗伯趙  
國麟君父同年進士也直前握其手曰李貢南有子矣悲喜為之泣奉 旨發安徽以知縣

用晴江乞養母家居四年服闋補滑州令調合肥被劾去官晴江之言曰兩漢吏治太守成  
之後世吏治太守壞之州縣上計兩司廉其成督撫達於朝廷安用損朝廷二千石米多  
此一官以甚間之耶晴江仕三十年率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黜官穀再劾違例請糴  
再劾阻撓開墾終劾以贓皆太守有意督過之故發言偏宕然或擠之而不動或躡而復起  
或發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晴江有士氣能吏術岸然露圭  
角於民生休戚國家利病先臣遺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於天性者然性好畫畫  
松竹蘭菊咸精其能而尤長於梅作大幅丈許蟠塞天矯於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為自家  
寫生晴江微笑而已權知涪州時入城未見客問歐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鋪  
氍毹再拜花下罷官後得噎疾醫者曰此懷奇負氣鬱而不舒之故非藥所能平也竟以此  
終年六十葬某

銘曰揚則宜抑不可為古劍為碩果空玉屑而子子毋脂韋而瑣瑣其在君家北海之右崆  
峒之左乎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

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皇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姦民構逆語。假吏部尚書孫嘉淦諫章。流傳山東。巡撫準公獲一紙。交臬司某。窮竟其事。務得主名再奏。適滇省以聞。臬司懼。越奏之。上疑公欺。致公於理。公之獄詞曰。未得偽造者姓名。遽妄奏。臣不敢也。且緩之則易於釣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或聞風竄伏。而平民轉罹於辜。故隱忍不發。此臣罪也。擬大辟固當。上隣其愚赦之。發香山監工。以老病卒。公由筆帖式內府主事受知。

世宗累官福建將軍。乾隆元年。改官巡道。公以病辭。上怒籍其家。無長物。得簿。自出使迄入都。公私出入纖毫如列眉。上以為廉。授長蘆鹽院。調兩淮。公率較引課。辨其贏縮。不怙怙小利。不責奇羨。分剝節度。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九年。巡撫安徽。先是廬鳳地磽确。多逋民。飢即避。宅盤遊。稍畜。獨鼈擊其絮。掘小燒野。歌白錢。或請禁之。公憮然曰。本之不清。未胡能治。命守令申畫郊圻。課民耕。貸給犁鋤。外延染機工。教躡絲法。畜蠶樹桃麻桑柘。朝夕程督。未暮年。民戀其業。驅之不行。今鳳潁滁亳所織絹帶絲布。轉鬻蘇杭數州。加兵部侍郎。撫廣東。調山西。再調山東。十六年。上南巡。自德州至紅花埠。凡十三營。公修扞督治。惟敬或勸拘虎豹。備彈絃。跼蹐為供奉者。公大驚曰。皇上為觀河省稼巡狩。璽書如日。為大臣者耳目。未愼其可違。詔以非道悅耶。除方物外。無所貢奉。山孔林外。不置供頓。清蹕



除道而已。公貌不踰中人而舉止嚴重。暗室坐。未嘗跛倚。暗人目微斜。遇大事虛已集議。既定。屹不可動。撫膺時。西洋人某誘澳門民夷言。服其國服。連惠潮諸州。公怒毀天主堂。懲治之。洋人大創。安南國王為其臣。鄭杜所截國前。羣姓角爭。至乙未。天朝兵為援。公欲奏以一旅師深入。誅篡弒者。為設郡置吏。仍歸漢唐版圖。會與總督議不合而罷。論者惜之。公姓白。名準。秦字健齋。號雪村。正黃旗人。賜姓他喇氏。先世為高麗人。子某葬某。銘曰。樂先嘗而後進之。公先擇而后告於天。觀形者似乎逆。而原心者覺其賢。以是歸田。以是獲全。又何嘗焉。而況乎七十有二之高年。

### 方綺亭先生墓志銘

余僑居江甬。少所推許。心雅重綺亭先生。凡某所意不欲往。聞先生在焉。則必往。先生瞶於耳。而宏於聲。有所論議。矩已絜人。慮聾俗之難曉也。必騰其輔頰。挾張叫呼。如鐘撼空。鶴唳天一。坐傾靡然。卒歸於正。樂道人之善。詆姦姦。窮極形態。使人笑吃吃不能休。先生方姓。名求義。字綺亭。以順天貢士。與修。

聖祖實錄成。議叙引見。得宰龍南。再宰上猶。年五十三。乙歸。七十六而卒。性醇粹。任真推誠。不務張施。吏民馴伏。攝安遠。父承宣司。不許糶穀。先生愀然曰。藏穀為災。災而不糶。安用穀為。乃空倉予民。通牒大府。撫軍陳文恭公嘉之。符他邑為例。乘舟棧車。諮詢桑麻。村氓。

嬉嬉如其家。曳屣登壇。治書畫。直膺相屨。被給不悔。學道家言。橋引肯。賊自夸其能。卒皆不饑。蓋先生天倪甚和。寓於物不滯於物。以故毋意。毋必。訢訢如也。今夫色莊之士。肖翹其容。而人望望然去之。先生不自拔飾。率意嫺笑。而人樂從之游。無他。真偽之殊也。然則使先生果得長生之術。以久居人間。必能挽末俗以還於古。而天偏以中壽靳之。此余之所以不為先生悲。為世悲也。然道家以真人為先。仙人為次。如先生之真氣蟠塞。久已加仙人一等。而又何必私形骸以拘拘哉。尤敦族誼。愛風雅。思其從子裕曾等。如己所生。攜布衣陳古漁詩。走保定。將薦之制府敏愷。公既至。先生病。公亦病。慮負重責。乃半使力疾起。撼敏愷公床。歌興之聽。敏愷公果以為佳。遂相與寄賞。申曰。其篤誠如此。世居桐城。高祖詹事公拱乾。移居江甯。夫人何氏。子四女五。葬上元縣之清風鄉。

銘曰。不洗而耳。不污不杖。而老不扶。不墨墨以拘俗。不稜稜以譎觚。形則隨化盡矣。而神則與天為徒。古人有。今人無。嗚呼。

### 范西屏墓志銘

有清弄國手者。范西屏。吾浙海鹽人。父某。以好弄破其家。弄卒不工。西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弄。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名天下。當雍正乾隆間。天下昇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勸。敵角西屏。以為笑娛。海內惟施定菴一人。差相亞也。然施歛眉沉思。或日昧未下。



一子而西屏嬉遊歌呼應畢則哈臺野去嘗見其相對時西屏全局僵矣隔坐者犀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嗚呼西屏之於弈可謂聖矣為人介樸弈以外雖誅以千金不發一語遇宴人子顯者面不換色有所畜乎以施戚里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後接精鬆者盧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醴料如西屏然後款款果成皆可以見道而今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惕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西屏贊於江寧無子以某月日卒葬某有桃花泉并譜傳世

銘曰雖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萬齡猶以棋鳴松風丁丁

### 吳省曾墓志銘

無錫吳省曾字身三善貌人行篋中畫稿如梵夾皆今之士大夫也擷之不相識則已有相識者其人紙上可呼為予作隨園雅集圖沈文愬公年九十餘陳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聲欵宛然其用筆如勇將追敵不獲不休又如神巫招亡專攝魂魄踔絕之能生與性俱弟子數十皆莫能及為人樸而靜短小面多癭鄉音喃喃不伐其伎人多昵之年未五十卒予哀夫世之人不能不死其身可以不死其形能使之不死者省曾也省曾死則天下之人之形皆死故於其葬也哀之以銘

銘曰天界人容人各不同故曰化工君奪天巧其胡能老

亡姑沈君夫人墓主銘

有姑適沈氏年三十一而寡無所歸歸奉母志撫其姪枚六十四歲卒姑少嫺雅喜讀書從禮而靜為大父所鍾愛枚剪髮時好聽長者談古事否則啼姑為据撫史書釋官兒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學而漢晉唐宋國號人物畧皆上口枚讀盤庚大誥眉威姑為負劍辟咄助其聲以熟寒則襲襖則搔朝饋而夕浴皆惟姑之求嘗雙喑曰汝他日能念我乎對曰不敢亡及枚貴改葬姑姑沒已十年枚嘗讀韓退之乳母李氏墓志美其能見退之成進士能受退之歸孫列拜上壽能藉退之墓志傳其名痛姑之賢且親不及見枚成名不克受枚一日養其能傳姑與否又未可定嗚呼為可悲也墓在仁和半山大父母之塋旁為之銘曰

昔有義姑在魯能字姪如母吾姑如古以將吾撫其節尤吾呼負負恩未酬書梗概掩諸幽徐州府知府熊公墓志銘

余同官熊君會珍字公玉少為無此省以豪閥及仕黨穢豪強僮仆無所避方領習矩步者疾之如仇然趣人之急揮財可用谷量重取與然諾厚施而薄望逢大患難輒脫卒不得大用貴志以殛曾祖妣盧孺人明季為賊死君貴得旌於朝以武學生入粟選松江府上海尉府吏有事於縣假坐尉署押尉而僭君怒召役笞之役跪白不可君命先答後役不得已答



府吏三十。吏哭訴於府。府大驚。以為尉願會奉上檄擒松江盜。號攔江網者。勢張甚。巡道王雲銘約遊擊某用兵。君奮曰。尉願往。不須兵。王壯而許之。君挾兩役。直入盜數。呼曰。熊少公來。盜數百環弓矢待君。君猶纓坐。唱曰。孽矣。汝等猶夢夢耶。昨巡道遊擊提兵三千。欲會勦汝無唯類。尉雖微官。慈不忍不教而殺。故來曉譬。汝肯以一巨魁從我者。太府必喜。喜則我能代求輕法。餘取改過一結狀了事矣。於汝何如。皆泣下曰。唯命。次日長繩牽攔江網入城。老幼聚觀。若堵牆。王與遊擊太奇之。其薦署丹陽主簿之官。日臘月二十三矣。忽出片紙喚七捕。供所匿盜七人者。相與目笑之。君刑鞫不得盜不已。漏下三鼓。得十三盜。令斬。君又以事答兵。守備亦慙。文武將父江君。君亦持守備陰事。張狀陽言。馳白撫軍。會撫軍檄君赴轅。令與守備大懼。泥首謝。君笑曰。公等足與治乎。置酒為誓。焚牒而行。尋還寶應。令調丹徒。天子南巡。督修金山行宮。太守朱某酒徒也。醉謾曰。好為之。誤者斫頭。君作色起曰。公何所見之晚也。果誤。巡狩事斫者。只曾公一頭耶。不揖而出。遽傳太守命。停工三日。羣臣寂然。朱大窘。召而謝之曰。吾過矣。固知公之可以禮喻。而不可以威劫也。君喜。乃治事如初。總督黃文襄公。以嚴聞。所屬不敢仰視。過丹徒。為他事。陳君無所發怒。乃以馬食民禾。讓君。君爭曰。曾公能治民。不能治馬。且食民禾者。即公馬也。見責不服。黃震怒。繕章將劾君。司道為婉轉請。按君項。令跪謝。君僵立不肯。黃笑曰。果然癩尉也。勿與較。尋知海州。還守徐州。所善

耶唯同知周冕負謀三萬擬斬繫揚州獄君說稱有實訪事楊詒來符為之代償淮揚道孫  
庭鉞素有隙知之將劾君君先中以危法孫竟誅而君亦褫職再起為海防同知坐工料不  
實罷歸卒年六十一君澀重少文語帶儉楚雖強直風發而勇於縱捨制撫鄂樂舜薄錄  
時家口過徐制府尹公命君露索君即時報畢尹疑其寬重檢得隱金三百怒詰君君爭曰  
公鄂戚也故能入內至夫人婢妾所誘取釵珥箱篋以市公會珍鄂屬吏也鄂公已死孤兒  
寡婦無非會珍忍弛其襲衣使一簪不得著身耶尹無以答高文良公撫蘇時君為外巡  
官內發竹簫中紙一卷蠅頭書付君檢校君不視而焚之高怒君曰此不過書吏關節耳一  
檢校便興大獄察淵魚者不祥高謝之其挺切皆此類也夫人徐氏子三人某以某月日  
葬某

銘曰收束百骸歸以胆盱天眈地無不敢南山白額虎耽耽縛之如豕笑而噉焦原不顧平  
地撼未竟其私心尚欲開公元臺風慘慘萬古白虹起此坎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嗚呼此我朝卓行君子高怡園先生之墓也先生姓高名景蕃字松瞻一字怡園先世  
為宋勛戚從高宗南渡先居山陰後居杭州高祖咸臨知福建永安縣死土寇之難

世祖章皇帝贈接奉司僉事諡忠節祖鳳盤父組綬俱郡文學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先生



行二。中雍正二年鄉會試選山西樂平縣知縣。歷任六年內遷刑部湖廣司主事。再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為福建興泉永道。內補禮部主客司郎中。提督四譯館。兼鴻臚寺少卿。以老乞休。家居數年。年七十八卒。先生有至性。七歲喪母。哀毀如禮。事伯兄甚敬。少授生徒。貧有賈人持金市為立傳。堅拒不可。興泉永道駐廈門。滬商聚泊多奇服怪民。以故前官來荷校列戟甚威。先生一切屏擲。正己以臨。儼從肅然。不市外洋一物。宵小之因緣為姦者。望風遁矣。雖柔和不妄台督。而擒伏如神。樂平縣有殺人於郊者。主名不立。先生診屍旁。顧一氓曰。殺人者汝也。訊之果然。或問故。曰。衆人惶視。渠獨斜睨而遠探。必有內怯於心者。是以知之。衆皆驚服。刑部吏或受賕。舞文持決事。比來試先生。先生笑曰。某事當引某例。不得以疑似者相溷。吏張目不能對。先生短身而癯。與下僚言。若或傷之。獨斷斷於大府前。福建總督陳文肅公將劾某令贓。先生廉其誣爭之。陳不聽。公不書。話陳不得已。事竟寢。而心不悅。奏先生不宜外任。賴天子知其賢。雖內用。眷注愈隆。庚午命典雲南鄉試。庚申申戌命提調會試。十六年命送暹羅國使者。二十年命送琉球國使者。先生隨事盡職。在滇以得人稱行海外萬里。而貴欽其清嚴。

今天子元年冬。余試鴻詞科。報能落。詎無歸飯先生家。三月有餘。至今常涕泣追想。長安米貴。今古同然。以素不識面一男子。又不任典載記室。而許其虛糜廩。驚之餘。食樓依宇下。

此何如恩德耶。雖客邸消實。除脫粟外。絕無一豆一觴。而先生母食必倍。明日將有早朝。會約諸大事。裁論二難。子以自供。而猶必推。無讓客。至於再四。嗚呼。仁哉。所著六經疑義錄。十六卷。秋水堂古文十六卷。賦征集十二卷。愛日軒詩餘十二卷。娶恭人黃氏。生五子。三女。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輪方不行。瑟古難聽。吁嗟乎先生而竟以享。我為之銘。先濯筆於滄浪之水清。

### 六合縣知縣潘君墓志銘

乾隆八年。余知沐陽。潘君三情來勸。大置身同寮中。其謹弛氣離坐。噤然而終。且不言。心疑之以為陰重人也。後十餘年。君供張天子巡行事。來江寧。朝夕雅遊。恒中而信。人向疑稍解。又嘗遇武進。遇舟人子道君善政尤詳。信君為無言吏。嗣後聞其得官。則喜。失官。則憂。君亦推許過當。文翰事非余實。願者不肯落墨。然每見君面。無見膚。陽不滿大宅。慮仕宦難達。飛已而君得官。必無故顛上游。知其賢。盡力起之。隨起隨顛。畢之以死。如是者。在江南二十四年。君諱法字字情。錢塘國學生。兼修一統志。議叙州判。凡署縣家六題。實授三君風神元定。度履閭凡必得其所。所判決不為聰強狀。視下言徐。務折其情。乃止。以故郵罰無訛。鮮客訴者。南淮民兄弟訟田。君不訊。令跪學宮聽講。兩人皆悔。求釋。公不許。乃泣且拜曰。良非本懷。唆訟者某也。遂公其田。而睦如初。有餘官。官者殺一家五人。留其女人。疑有姦。公置



徐極利而不問姦事。民以為仁。鎮洋役催祖負祖氓什地死。腰有樹傷。前官擬役抵。君曰。役即民也。非其毆死。何抵之為。妻振海州。請於大府曰。海州積潦。病由場河。南受清寧。河黃運水之全。西受駱馬。劉老澗水之半。故趨海不支者勢也。迤東雖多支河。形如蛇足。可以宣洩。而無如不開東壩。終與無河同。若壩開。又與運鹽沿河兩事有妨。為今計。宜濬場河。使深而合新舊河為一。相度諸堰壩。因時啟閉。如此。則水易趨海。海州患可去。八九大府納焉。歲以不連歉。在武進一年。以解犯愆期去官。在贛榆一年。以失察邪教去官。大府俱奏留君。君膝屣蹠穿。被曳奔馳。然而為日沒。被於民者。迄不得施。西席未煖。又揭揭而之東。市馬量穀。無須災閭。身日以憊。而家亦日以貧。最後卒六合。甫抵任。天子南巡。君治事龍潭。病食糜粥。不盈一甌。顛而殫悶。猶料檢站馬。夫呼役吃不已。聲漸微。目漸瞑。遂卒。年數日。鑒與臨事。一切循愼。如君存也。氣絕時。知六合縣即真之。詔纔下。吏民哀之。年五十九。長子仁標。能文而弱。次子仁勤。頗聰穎。後君亡四十日。亦以喉閉亡。銘曰。不擠之而自止。其扶之而不起。未終其齒。追而與之死。猶以為不足。更取其子。嗟乎。善若彼。報若此。吾烏知其所以。

補羅先生墓志銘

本朝王吏部虛舟。以書法冠海內。從遊者為補羅沈先生。余見先生時。年六十餘。博學廣觀。

鼻隆然高。白髭貫兩頤。長尺許。雖為毫毛。沿頸而下。覆其身。幾滿其光。江陰人先生生十六年。家燬於火。蕩無一橡。十九歲。受知虛舟。當是時。虛舟館於淮安程氏。程故豪士。饒於財。力能致天下之桓碑彝鼎。及晉唐真蹟。先生天性好之。縱觀臨摹。虛舟又為授八法之源流。以故業精而學博。以其餘伎。刻刻金石古麗精峭。如斯冰復生。嘗一過京師。再遊酒泉。所至公卿間。爭袖玉石求握刀。臨臨慮不可卒得。而先生一與周旋。無德色慙狀。以故名益高。實益甚。雍正十三年。以國學生効力南河。乾隆二年。署江寧南捕通判。再署徽州同知。凡七攝縣篆。宣城靈璧舒城建德盱眙涇縣皆所歷也。於吏事非所喜。每治行服飾蕭然。載冊籍圖卷筆硯等物。重囊後車。外皂唱衙畢。諸吏抱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逸然。在宣城。以竊難者。畫難賊面以恥之。雖有神色有畏竊欲飛之狀。合邑傳觀。笑以為神。性廉靜謹厚。斤斤形於禮貌。郵罰麗事。雖小有過差。而吏民諒之。無怨嗟者。大府皆器重之。嘗異目以視黃文襄公督江寧。嚴官三品以下膝行。無敢闕語。先生入褒衣博袖。強曳一足跪。訥然。啞與言。俱黃為齋。談笑賜坐。賜食。人皆驚且美。轉相告語。而先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乙病金陵。金陵之人咸從從捧手。與余及李晴江交尤密。朝夕過從。聽談三朝典故。及前輩流風。如上陽宮人說開元遺事。燈炮酒闌。諧謔雜作。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聽者傾靡欲絕。而先生語益緩。色益壯。若不解笑者。自言生平篆刻第一。畫次之。字又次之。晚年不肯刻石。作



畫而肯書余以其間得請山中題額尹文端公過隨園笑曰何滿山皆沈鳳書耶亡何先生沒海內之求其書者若金膏水碧之珍然後數余見之先焉余好古器苦無所解母鑒別奉先生為師未十年而先生有所疑必質余以定直贗余雖私喜自見而心憂先生之衰年七十一卒卒前數月貧不能具膳而歷任之核減盡至竟先牒產絕而後報人亡嗚呼其可哀也已先生名鳳字凡民一字補蘿葬墓陵南門外湯家窪一子恒深俱早卒孫夢蘭隨寡母僑寓廬州余權春秋祭掃墓俟夢蘭長大將勒石而告之虞

銘曰其生也賢故人貌而天其所好也古故於今少伍嘻此非馬鬣之封乃商彝夏鼎之宮

### 史先生墓志銘

牧生七歲受論語大學於史先生十二歲與先生同補弟子貢十九歲先生卒三十九歲葬先生於西湖之葛嶺而志其墓曰先生姓史諱中字玉瓚漢溧陽侯遺裔為八行世家始祖浩仕南宋官至右丞相子孫遷於杭先生幼孤貧無師傅年二十聞鄰兒讀四子書彷彿若素所聞愈愛聽遂能雜誦見案上卷戲敬為之不意竟就質之老儒驚曰是制藝也告以故始不信繼乃大奇之長更力學於星經地志樂律俱能牙八詣微駕其說嘗攜枚迴錢塘門觀浙帥大閱旌旗蔽野鐵騎成列而下先生斜睨其陣又數數按其營帳大言曰謬耳不可以戰牧驚曰先生解是耶先生曰昔蕭穎士見封常清行陣不觀而還常清果敗軍旅

亦傳者事吾當學之矣歸手一書示牧而值其髮泣曰種種矣此少時手抄陣圖也嘻其焚之館牧家十年婆娑教督性狷狹修謹雖期功責有如刻之容長身瘠立若植鱗然晚年好仙釋師季景而友張自南二人者語化色五倉之說則辟咄畫灰戒門以絕先生曰吾為鬼時見方外服輒研研然今得奧旨且去但仙人皆孝子有嗣吾宗者音履跡迹矣子無子不果行年四十九得疾古大而僵滿於口內錐刺寸餘無血自知不起屢搏其脣曰可惜可惜食飲至唇而止以箸脣其喉猶斷嚙不下人見之或泣或歎不忍逼視愈益不平口何何不絕竟餓死道友張自南結胎於臍胎墜腸絕先一年死季姓者年餘鼻潰死銘曰機也括之玉也削之我童而蒙孰先覺之積學而窮積善隕宗長生不生五十嗟山忘其仙竟忘其賢使隱恨於黃泉嘻其何以為天

### 侯夷門墓志銘

予自冰移知江寧客賀曰江寧有侯丞槃槃大才佐公公必喜問其名故予狎也予主子鄉試見有野而古者危冠高履口侯音目眈眈斜視如深山怪松磔磔自異識者曰此天台山侯嘉繇也予竊已奇之與訂交廓落無町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於筆端終於紙盡揮霍睥睨瞬息百變去母表袖潑墨數十人環而擁之丞抽思乙乙十指雨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又如成相佞詩窮劫野曲可解不



解而傲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為主簿調江寧丞曹進曹退溫  
溫無所試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  
言書其頂真坐大呶牕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曰  
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為鬼神異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昏亂酒既醒雷  
雨亦息觀其詩奇字團奇不能讀也舉其白重十二百斤連餉至京以已所坐輿輦其妻秦  
氏已策驢從之妻免乳旅店中丞徒步長吟數千里判事喝咎數輒晚抱牘吏決當否吏曰  
是也丞大喜號於衆曰何如鎮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  
旁年五十二其子某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銘於余余既奇君之才而尤奇君之死乃  
亦為奇語遣抱磨者陷其石以質君

銘曰文星熾熾龍鬣其系拗怒墜地無所吐氣以儒為戲欽崎如是執不律如執鬼中可以  
極無極窮無窮而卒不聲於崖公一笑去冷然風留毒蛇受機封

### 楊節婦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門下士楊思立以狀來曰長兄舒猷不幸早亡嫂未三十而守志既孝且賢先  
生修邑乘於法宜得書余訪諸邑人僉符楊君遠志之今年正月思立又來曰嫂亡矣嫂  
生時蒙先生列於志今將葬乙先生銘諸幽余謹按孺人陳姓年十八來歸舒猷奉尊章惟

謹治歲管揮旄事。罔或不蠲。嫁十一年。舒猷卒。孺人初志欲殉。旁人尤之。曰。安有堂上兩大人存。膝下兩孤存。而於禮得死者乎。孺人然之。誓撫兒以慰夫志。亡何兩兒亡。姑王氏亦亡。繼姑曹氏至。孺人事曹如事王。曹生思立。思達。孺人助之製文葆。治北塲。小不豫。永夜不眠。曹常指之訓。兩兒曰。嫂愛汝過於我愛汝。韓文公為嫂服期。汝其志哉。及思立等既娶。孺人率兩兒似治家。持錢主進。圭撮不失。命居貧。輒有奇羨。無折閱之虞。性至儉。食不過菜蔬。趨善如水赴壑。捐奩資入祠。取其贏備族人婚喪。遇歲飢。為淳糜食。蒙袂者。乾隆三十一年卒。年七十有四。立思立子某為孺人後。所以報也。以某月日與舒猷合葬於桃紅。

大理寺卿鄧公夫人李夫人墓志銘

夫人李氏。故華亭令源長公之女。生十七歲。來歸今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先生少貧。出就外傳。夫人供旨菑。惟謹。先生試禮部。作萬里行。夫人典釵珥。衣裝甚具。先生官京師。夫人視濯而祭。奉尊章甚恭。先生艱子嗣。夫人為置遺室。張氏劉氏楊氏。鴈行坐甚和。雖諸姪生子。屢殤。外繼者亦夭歿而卒。賴張氏一子。名以乾者。延鄧氏之宗。凡相夫子四十五年。以康熙癸巳三月生。以乾隆癸巳九月卒。初封孺人。再封夫人。今年春。先生予告回蜀。將歸。夫人柩以葬。寄狀來命。枚志墓。枚伏讀公羊春秋。魯成公十年。齊人來媵。何休註云。朝廷侈於



妬上婦人侈於妬下伯姬賢故諸侯爭來媵之當春秋時二南遺澤未遠乃賢如伯姬者已少  
別至於今而當官傾軋當夕勃谿者尚何譏焉夫人能存緩帶之心無江沱之悔則其至性純  
和過士大夫遠甚而豈徒區區為巾幗式耶先生官十年乞終養養二十年太夫人服闋仍  
官京師又十年歸休於家計四十年中朝野參半當今出處之正孰有如先生者然使夫人耽  
於寵榮有交謫聲則先生行義雖高不能意無所動又或持家已汰有不節之嗟則以先生  
之廉靜亦難從容於去就間觀夫人能承先生之志以成先生之賢具如琴之得瑟而調珮  
之應環而響也嗚呼難矣生二女一適戊子舉人李壽一適候選州同龍度昭以其年月日葬某  
銘曰錦江之流架吞浪舟迎夫人而安瀾惟夫人之性之柔秀屏之山飛雪皓皓葬夫人而  
風和惟夫人之行之孝松耶柏耶窆而封者石耶嗚呼石可勒也德可滅耶

蔣太安人墓志銘

余奉母金陵久矣乙酉歲編修蔣君士銓亦奉母來兩老人居相隣志相同遊相得也亡何  
編修就戢山書院之聘挈家去余母眷然曰久不見蔣太安人如別春風令人暮思今年正  
月太安人妻化揚州編修走手書乞銘以葬余慮余母之悲未敢遽告竊念編修以文學伏  
海內於當今賢豪無所不交何獨以志幽之文遠屬於余疑太安人之愛其母以及其子身  
後之託亦其志也乃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太安人鍾姓名令嘉字守歲晚自號甘茶老人為

南昌隱士滋生公之季女年十九來歸我贈公適園先生以子士銓貴。詰封安人有孫三曾孫二年七十而終。性明慧仁恕。嫺禮則曉書史。生編修三歲教之識字。弱不能持管。乃戲折竹絲排撇畫。誘其記憶。從贈公館首陽還。鉛山服勞習。勤相對。迨然垂老。神明不衰。見婢媪衣或牙敝。必代安襦履。停鍼以須。時時存心惠物。曰。人之所以生。仁也。人不仁。安用生為。當編修官京師時。聲名甚盛。表大司空薦其才。

天子領之。將超擢者屢矣。太安人慮其性剛。將忤眾。命還山讀書。畫歸舟。安穩圖首題七詩。嗟乎。士大夫一登朝。未免耽於寵榮。此困於赤紱之占。周易所為兢兢也。太安人一女子。能深明出處之義。以勇退為提撕。此何如識力耶。然而編修既歸。四方之相乞為師者。舉其才。兼知其孝。先以安車迎太安人。太安人因得就養。無方東遊。明聖湖探禹穴。南攬樓霞鍾阜之奇。北還邗江。聽竹西歌吹。以終。一時邦君諸侯。過家子姪。爭拜絳紗。問經義。如宣文君義成夫人故事。嗚呼。榮哉。母範之賢。善人之報。均足以銘。以某年月日葬某。銘曰。水之守土也審。母之測子也準。既教之升。復偕之隱。此非高世之姬姜。乃知幾之顏閔。

李母顧太恭人墓志銘

余知江甯時。試童子。得李君名績者。與語。知其少孤。奉母夫人之教。兢兢自立。余心欽母賢。而亦嘉績之能亢其宗也。居亡何。績改名文在。輸粟得南城兵馬司指揮。累遷衡州府知府。



母守節三十二年

天子扁表其門以子貴封恭人前年文在卒次年恭人卒孫有蕃卜葬有日乞余志墓余謹按恭人顧氏為前明刑部尚書東橋公之後良人仙經亡時文在裁六歲尊章具存恭人折爰訓兒具睦堂事堂上罔不感嘉會計場廩既沃且豐以其餘潤溉厥隣文在之官迎恭人恭人每一至衙教以清白慈良畢輒歸家文在罷官或為恭人戚恭人道然曰兒被黜非私罪終當家恩未幾祝皇太后萬壽果復官余常謂克家甚難負先人遺業如負重器雖大男子苟不勝則顛恭人婺也而能無成而有終地道也婦道也即母道也尤奇者其外舅閭公名無為州遺暴疾恭人感夢禱迎閭公南托舟忽得風一夕行四百餘里入江城考終牖下此與曹參舊指默宴心動者若合符節然則恭人之受旌受封猶其外效末節而其感通神明於人所不見之地者尤可尚也卒時年六十六有孫三俱業儒葬某銘曰能為傳為父以將其子撫而使其官至大府嗚呼此何如母也碣諸土告萬古

陸君妻顧氏墓志銘

乾隆甲午暢月郡文學先祖陸君來山中曰亡妻將葬某原先祖哀其賢而天奪之速也丙先生文其幽宮以寵亡者其狀云孺人顧姓江寧人永城令諱斌之長女年十八來歸屢孕不育為光祖置兩造室生子一女四孺人忘其為異腹也雖一便旋一襁負必躬撫嬰

光緒後即今年三月七日晨起盥漱如常哺食後心蕩不止若自空而墜者然卒年四十  
九余按劉熙釋名膺心衣也鄭箋彤管有煒謂女史之有赤心者孺人之心可以對神明耀  
彤管而乃不能牢繫於膺母亦思斯勤斯征公況瘁之極而致其疾歟宜陸君言及之而淚  
若綆縻也昔太史公書荊軻微夏無且韓退之書張睢陽徵於萬余家有陳姬者曾乳陸氏  
兒平素言與陸君合故余於書孺人也信

曹母劉恭人墓志銘

恭人姓劉上海華涇人系出宋忠顯吳郡王貽之後太學生諱乘六之女工科給事中曹公  
一士之室給事負重名奉教嚴密者戶外屢滿恭人滌滌散具刑臚恢恢循慈今上登極給  
事屢上封章直聲震朝野以洩禁中語左遷卒當是時恭人家居兩遺孤僂然也給事比  
季末後天歿曹氏不絕如綫恭人尸婚葬持家况瘁者二十餘年親見其子錫端入學食餼  
官訓導乃卒年六十六恭人諱子嚴錫端有客輒廉窺而詔曰某也賢且近某也否宜遠及  
其長也畀一篋泣曰是而父之奏疏文稿也見此如見父錫端板而行之恭人乃喜曰吾  
今可以見而父於地下矣嗟乎古之聖賢百不經意惟於立言處不朽自期故沒世稱名宣  
尼猶三致意焉然中才以下語之而不知或拉雜推燒之者有矣恭人摩挲舊具奉殘編為



至珍異寶。諄切付兒。可謂務其遠者大者。即此神識。已超尋常萬萬。而其他皆可畧而不書。以乾隆元年。覃恩誥封恭人。子二。長錫端。次錫圖。與給事前兩恭人某某合葬於某。銘曰。肅肅雍雍。順三而從。以協於有終。是之謂恭。不愧其封。

鳳陽府同知高君墓志銘

乾隆三十七年。王師征金川。華亭縣知縣高君白雲。上書大府言。自幼學兵法。願棄官從軍。大府雖不許。心甚壯之。余慕其為人。無由相見。居亡何。君舉最選。禮部主事入都。過隨園。命長子兆魯從余受業。君白哲少鬚眉。沈雅淵靜。望而知為儒者。任祠祭司二年。督倉塲事。辦。天子召見。擢鳳陽府同知。未抵任。卒。兆魯扶喪還蜀。以狀乞銘。狀曰。君諱辰。字元白。晚愛白雲。因為號。本籍山西。姓牛。康熙間。祖式竹公依中表高爽公於蜀。遂從其姓。君以丁卯舉人。卒未進士。入翰林。壬申散館。外出為令。宦清河。還震澤。再遷華亭。震當太湖之浸。鄰浙省。歸安往往盜發。倚交界處作逋藪。君偵知。王啟祥有石捕也。年老為僧。結以恩。使捕盜。捕得劫水姓者楊二。供其剽某。現伏歸安。君移檄竄取歸安。憚處分。護匿不與。君怒。牒請於兩省督撫。悉擒以來。破積案數十。盜風為清。華邑海塘多瑀。碎石屢崩於潮。君加巨木。貫以鐵絙。躬自堵築。必完必好。以故乾隆三十四五年。颶風債興。浙之蕭山。寧海。災而華亭無恙。君好文愛士。雖布衣童稚。苟有才。必折節下之。所至以書自隨。縑緗石刻。壓車上。鱗

謂余曰。大白星橫貫齊魯。慮山東有盜潢。池兵者。余笑以爲衛安言。未幾果有王倫之逆。而君已卒。年五十一。子二人俱業儒。所著有晚成錄。白雲山房稿。并某銘曰。白雲之在天也。四海爲霖。而忽而反乎山也。杳不可尋。嗚呼。在雲無心。而望其澤者。何以為情。君以爲名。宜且來去之輕。我歛其人。爲碣。爲銘。以表佳城。



小倉山房文集卷六

錢唐袁枚子才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公姓姚名啟聖字熙止浙之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弱冠時路遇健兒却二女子行其翁隨之哭牽持洵洵公大怒即奪健兒佩刀殺健兒縱翁與二女子去而已逃入旗

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八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鄉試宰廣東香山縣明末廣東寇災民稅不登知縣坐負課獄繫者七人公嘆曰明年增吾為八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於獄痛飲之為辦裝遣歸而通牒大府云七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於某月日收庫訖督撫驚疑公巨富代償帑行善而不知公故寒士實未辦作何償也居亡何三藩反天子命康親王南征公謂其友吳興祚曰我賈禍大非佐王立奇功不得脫欲說王非子不可吳許諾乃予金五千俾通門閭之廝又陰探王好彈為造十萬丸銀泥封襪施五采藉吳獻之吳亦貌玉立甚口熟悉入閩扼塞錢糧兵馬之數王與語大悅飛檄廣東辟公叅謀督撫知為公所賣迫於主命不得已將所虧帑強海商填庫而遣公行當是時閩王耿精忠脅鄭經同反經者成功之子据台灣者也先一年其將黃梧以海澄廈門降經為精忠所誘復煽遺孽據廈門使其將劉國軒等拒王師會精忠已為浙督李之芳所敗窘乞降王不許公請於王曰此二

賊者如韓遂馬超不離之卒難破也請許精忠降而專攻經王許之公招降潮州賊劉進忠汀州賊韓大任皆滇逆吳三桂黨也王嘉其功奏授溫處僉事道再擢福建布政使公率其子儀攻紫閭山破之又擒賊將曾養性於溫州上知公可大用加兵部侍郎銜提督福建以吳興作為巡撫康熙十七年海澄公黃芳都統穆黑林等戰敗於祖山頭退保海澄國軒攻陷之乘勝取長泰同安進圍泉州再逼漳州兵號十萬壁於龍虎蜈蚣兩山軍容甚盛城中兵少公以五蠟丸檄泉州兵來援不至取精忠悔其降大勦將軍賴塔欲棄城走公曰賊驟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命閉城門韜弓卧鼓忽一日天大霧公吹簫簫者三壯士鍾寶等突開城待長戈先登而公自率精兵五千繼之呼聲震天賊不辨衆寡自相踣藉陣遂亂自辰至酉斬首四千生禽千五百人國軒敗走海澄公收復長泰同安等處進攻海澄海澄者海濱地也峻而險賊據之築塹高數丈排列礮壘守金門諸島密若布棋相持一年不決公開修來館招降人奏設水師提督練水戰分遣散兵擾其餉道賊漸乏食十八年吳三桂死其五鎮將黃靖等相繼來降經大將朱天貴亦降賊勢愈蹙十九年公會同巡撫吳興祚提督萬正色水陸進兵攻海澄克之賊逃歸台灣先是鄭有梟將曰施琅斬經嬖來降上授水師提督屢立戰功公知琅熟悉海道奏取台灣非琅不可又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上乃使公與琅同進兵琅請出銅山蘇門閣港



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台灣。彼此意見不合。各有奏聞。會南潮驟發，舳舻乘疾流，逼擊賊壘。被賊圍困。琅駕樓船衝突入圍。公率兵相助。至鹿耳門。門仄水淺，鼓之舟不得上。賊據高險處，曳足觀。揚揚自得。公禱天妃廟，借水。明日大戰，砲發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鳥。張翼而上。賊錯愕不知所為。哭曰：「天也！」夫復何言！國軒與鄭經子克塽面縛反接，以台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二十二年福建平。天子晉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授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公身長七尺，白皙，兩目睛光四射，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材劍客，皆能得其死力。臨陣時，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戮。先是閩人困軍供，十室九匱。當事者遷沿海居民於內界地，而圍之。越者死，民多流離。滿兵如其老稚，鞭華呼號。公受總督印，即奏滿兵不宜水土，宜撤歸。又奏康王體尊，不宜久暴於外，宜先班師。疏三上。天子報可。兵歸者，猶驅子女北行。公向王涕泣，求下令嚴禁，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金三十萬，贖所俘二萬餘人，還閩中。又請開海，粵復民田廬，聽降卒鋤荒，士資其生，列戍於外，以防衛之。閩人歡呼，祝延處處有公像為生祠。初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難，十億相倚，人多不鮮。」及台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妣也。鄭字酉旁，難也。滅難，滅鄭也。當之龍起事時，公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為公滅。」公滅鄭之次年，疽發背薨。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公姓岳謹鍾璵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湯陰人為忠武王飛之後十七世徙居蘭州父昇龍以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亮諡敏肅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人疾剋股以療敏肅公命之射猶思痛發矢為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群兒頗有法敏肅公器之奏以同知銜改並授松潘鎮游擊遷永寧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天子命十四親王為大將軍噶爾弼為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首探知有進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兵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洛籠宗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為神兵自天而降相與匍匐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公請於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為其右臂最强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公即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禽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聖祖嘉之由副將遷四川提督駐松潘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大將軍年羹堯召公會謀公沿途勸撫有番下等番為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為賊虜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喊槍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烟



肅靜。青海為之奮。既見大將軍。即奉檄征爾格弄弄喇嘛於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携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率大隊迎戰。戰方鏖。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果果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公曰。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啟行。何如。公曰。青海賊無虞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即發。大將軍以公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群奔。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尋食遠驅。果禽百餘。自此賊探信者。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大呼境。公拔營夜行。遶明至其處。賊尚卧。馬未銜勒。官軍至。驚不知所為。則皆走。生禽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嬪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氈氍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公乃班師。是役也。公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公公爵。賜詩褒寵。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留青海餘孽也。所至

襲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為定番縣三年遭川陝總督五年準噶爾叛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至關中築壇拜公為定遠大將軍征之公率師至巴爾庫勒賊逃公築東西城將屯兵會上召公乃交印於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部賊伺公行入紐馬廠紀蔥繒不救廷議者劾公失机所荐非人上斬成斌下公於獄今上登極之二年赦歸田里十三年起公為四川提督征大金川先是經略張廣泗等皆無功公到命撤土兵募新兵揚言攻康八達而暗襲根雜奪四十七碉廩復臨勒至口偽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搶糧槍筒齊發爛先是金川聞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方疑公來然猶未知公果在否也會天子命大學士傅恒視師誅姦人河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誅負固未出公請於傅公曰鍾琪顧諸賊巢驗誠否聞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傅呼直入群苗千餘皆擲布袖禮裏甲持弓矢迎公曰酋長故緩其變笑曰汝等猶認我否耶驚曰果然岳公也皆伏地羅拜爭為前馬導入帳手茶湯進公公飲盡即宣布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次日酋長莎羅奔等從公坐皮船出洞詣大軍降事聞天子加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還公爵加威信二字以寵異之十五年冬西藏朱爾墨突叛殺都統傅清等公會同總督策楞討平之十六年襟谷關土司蒼旺有異志窺取舊保城公得信亟言於策公曰襟谷關



即唐維州最險要。聞蒼旺密調九子龍。高等處兵據維關。此地一失。後將噬臍。宜及其未集。擊之。若待奏下。則遲矣。榮公深然之。即會奏。便宜行事。支益弁一年。養廉兵三年。糧率大軍。夜圍襍谷。禽蒼旺。斬之。撤土司。設營置戍。羣番聽服。十九年。再討墊江酋陳昆。未至。卒於軍。年六十九。天子震悼。予祭葬。賜諡襄勤。公長七尺二寸。駢脅善射。寡言笑。目炯炯四射。食前方丈。饕餮兼人。其忠誠出於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天寒。溝洫軍渴。公禱於天。水即湧出。督川陝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廬于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為大將。所製鈎梯戈甲。精思詣微。他人依古法為之。俱不能及。閒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薑園蛩吟二集行世。相傳番僧號活佛者。倨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變身韋陀也。僧言雖誕。然亦可想見公之狀貌云。

舊史氏曰。枚與公次子油。同舉孝廉。於公為年家子。以不及見。公為恨。第七子瀨。為六安泰將。恂恂儒將。有父風。與枚雅游。甚懼。持公狀索枚立傳。惜當時秉筆者。叙次回冗。讀之不甚了析。為以意纂輯。著於篇。恐未足以傳公也。公長子濟南弱冠。巡撫山東。明達寬靜。吏民懷之。為公入獄故。終歲七縷衣蔬食。不宿於內。亦偉人也。當集其遺事。為別立傳。

###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寧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大將軍孟喬芳。從英五征陝。授潼

關將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吳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為吳詞以解免墮入關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震寧夏兵變殺經略提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馳往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官歸原汛兵歸原伍効貪冒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平上疏奏蜀為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禽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高山添籌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壩為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鉄門坎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為石國木柞張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驕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為萬馬騰銀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鬪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器械旂幟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偽劄子奏繳之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恃蜀為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



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四萬石。公至軍。即向貝子懷三。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一稱我兵匝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裡壕相攻。逼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為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抵牾。幸公已奏聞。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台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為三隊。營壕牆外牆上。架交槍子母砲。身披馬棉。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槍砲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明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子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加一等精奇呢哈番。召入都。以督軍營鑒倖衛事。公破城所得降將偽官俱不殺。并代奏乞恩。以故樂為盡力。每战有功。然本秦人性。贗氣陵其上。首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進寶等咸嫉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之。每論事。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志。遣將胡國柱。陷永寧。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謬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壩相救。及鏖戰。救不至。得橋。又改命蔡毓榮守之。公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珠以好語。然以吳

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五年。上征噶爾丹。以公老耄。復召公。年已七十五。遂上表明心迹一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而有序。戰功最苦。為部臣所抑。語氣傲悍。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斬。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略。寵賜優渥。憫其老。放歸數年。薨。謚襄忠。公雖莖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驕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位皆至制府中丞。論曰。以馬伏波之勲。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為功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爭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誣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公遇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聖祖諭祭云。事久而乃績。弥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使死者而無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悲也。

### 于清端公傳

公姓于。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十八年。以副榜宰廣西羅城縣。縣故烟瘴地。多苗。以攻劫為俗。公與為誓。毋弄兵器。毋盜。苗散信之。轉相告語。馴伏。或三日。或五六月。必率子女問安。在羅五年。舉卓異。遷合州知州。再遷湖廣黃州同知。巡撫張朝珍知公才。命討武昌賊黃金龍。即守武昌。當是時。三藩反。金龍陰受吳三桂偽劄。屯兵括險。其軍師劉君孚者。



為訟事。受公恩者也。公知衆寡不敵。乃騎一騾。從一鄉約。直入劉家。劉欲探公意。逃山後。不出。而陰張強弩待公。公罵且笑曰。君乎老奴。受我恩。避我自慚作賊耶。渠不過為人逼誘耳。我老人髮鬚如此。盜不曉也。語未竟。君子從廚後躍出。投弓跪曰。君乎。祖宗有靈。使公至此降矣。尚何言。即日降其衆數千。武昌鄉勇亦至。問金龍何在。曰在望化山。即命導行。乘其不備。擒之。撫軍喜。奏實授武昌知府。再調黃州。南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寧鄉陳鼎業反。陽羅周鉄爪反。白水劉啟業反。石波各擁衆數千。號十萬。揚言先取黃州。譏者謂援兵隨大軍征滇。黃州兵少。宜退保麻城。公不可。曰。黃州湖北咽喉也。棄之則荆岳七郡皆瓦解矣。仗

天子威靈。可以一戰徵各區。丁壯自草檄。先攻鼎業。擒之。再攻士榮。戰于黃土塢。賊勢甚盛。紅旗殷山。砲雨下。隊長吳之蘭焚死。火燎公鬚。不為動。手劍立營門。而陰令三百人自右山擊賊後。賊大亂。敗走。公曰。諸賊中。士榮最強。士榮既破。諸賊膽落。宜乘勝攻之。諸營方炊。覆釜以進。預伏兵于鉄爪等敗逃處。果悉擒之。乃勒石黃市旗亭。班師而還。是役也。為先鋒者把總某。協謀者門下士某。引路者鄉民某。督陣者公也。不費公家一錢。二十四日而黃州平。遷江防道。再遷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中。牧馬者月徵莖夫數萬。公爭于王前。罷遣之。海寇犯漳泉。有秀民通海起大獄。誅連千餘家。公平反之。滿兵掠浙

東女子沒為奴婢者數萬。公贖還之。王與諸大府素知公名。公所言靡不聽。遷布政使。舉清官第一。巡撫直隸。再遷兩江總督。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髯偉貌者。群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櫓坊無鎖。年六十八。巡海歸。薨。天子震悼。給祭筵。加贈太子太保。謚清端。軍民巷哭。繪像以祀。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壘鼓。右簿書。狀如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閭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遑緩。姦不得發。乃半途微服。備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謹張愛之。使為群盜。先居亡何。盡悉盜之伴侶。肚篋机密約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者集健步。約曰。從吾禽盜。具像仗兵械。稱妮前行。至張所。排衙于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為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願一切受署。合門妻子環跪泣曰。第赦盜死。盜不能者。某等悉如公命。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正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軍餉盡劫。弁告弟所為。彭考誣服。連引十數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免。曰。真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盜也。餘黨進香木關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贓尚在校家。封識宛然。江盜盜號魚虎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為解。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達。迎公日。盱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避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群吏飭厨傳。不受饋餼毫。不受一郡。不知所為。按察使某公年



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為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為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于獄，偵知魚方會群盜，張飲秦淮，乃偽乞者，跪席西。昵昵求食，魚望見，疑之，乃肉衝其口。雷仰而右，神色不動。魚咋曰：「子胡然？子非奇也。」子為子青天來禽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子。翠亭再拜群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于衢。是夕公秉燭坐梁上，恚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曾在呼左右飲之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壳斬決西市。

論曰：公筮仕羅城，年四十五，不二十年，督兩江，名震天下。其初心豈及此哉？自言治兵武昌，因草豆不足，頭搶柱欲死者數矣。孟子動心忍性之言，不其然乎？魏尚書環極以公與陸稼書同存海內，榮之。然公晚年出張中丞手書，輒嗚咽流涕，蓋魏公猶識之于名成後，而張公先識之於名未成時。子皮鮑叔之功，尤為難也。江寧人傳公魚壳事甚著，考澤州相公毛稚黃兩傳皆無之，故別立一傳，不使文人釣奇，獨病太史公云。

公諱堅字非礪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有栗養母。困童子試。鬱鬱乃請於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稔。幸諸兄侍。願游學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嶺南前門河洛諸郡。而晚年再游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累累牘可隱人。撫軍檄奇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兒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于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駭馬而之。乎山凹有人扃戶博。睨之一兒覺異。指髻者肩告之。衆咸喑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跳歸。白甘公。篡取鈎距果髻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人如蟻。蟻樹鈎鋤為兵。張旂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等良也。為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寧爾家有目者視此。巖山土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縣庭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賀。欲毆之。公叱之。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擄吏於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安堵如故。次日四鼓。率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游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辟呬于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屢顧。不在



經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跡之。見其蹲古廟大鍾下。色焦然。瞠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遇。反寄食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遇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強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為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市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白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繒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囑曰。為我報將君。公陰念歸龍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闕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繒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夢焉。幸祈半惠。老身何如。公未答。蛟突前。曉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父來。即明也。蛟嘆喑。局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嘯嘯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為母故也。今母見逼。事不得不速明。請詣圃。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複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簿券。眾取視。感泣。嘆老嫗目昧。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牧為負課事繫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鮮。先至天津。撫其家。至澤州。視佟。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至。為加一飯。會太守有

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修我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力布。膚至三日而畢。修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敏於為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捨所劫者來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為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名姓。去。又嘗行奇嵐道中。兩峰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兜騎。一童子負柴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緡。其緡錢鏐鳴。途人應聲往。皆振起之。送還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朝廷贈公如其官。公卒時年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楊子雲。諸人自序。輒嘆人子孫生一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於乃祖父。僅封秩。追崇之已耳。若夫述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偏矜寵余文。丁亥元旦。披七品服祀公。即持公狀入山。乞傳狀。厚如梵夾。讀之累夕。不能盡乙其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嘻。何其富乎善也。今之為公鄉者。生赫赫。死則序思榮。敷行便。澌然盡。公布衣也。境意琦行。紛囂若是。雖公意踴絕。不以仁義讓。人而士銓之腹存手集。羅縷畢貫。其才高。其志充足。悲也。予輯而傳之。困於體例。無能多書。然其學學大者。殆無遺焉。

### 高守村先生傳

聖人之道大。而博學者各以其學學聖人。要其至焉耳。後世河北宗鄭。江左宗王。尚未聞其



有所拘閔也。束天下而崇宗儒。自元明始。於是高才生退。有後言。且過數人見其教也。又羣驚為奇服怪民。而莫敢近焉。是過也。乾隆甲戌。高先生守村。訪余於台下。年七十許。清臞醜立。高晚而大談。解孔子專擅秘宗儒。其所見亦未必盡是。要皆的然有心得者。余洒然異之。別六年。陶明府景山從滇歸。道先生守姚安事。甚具。又十餘年。蔣蒼生太史來。賢先生不絕口。二人非妄譽人者。余益信先生果奇男子也。蒼生授二石刻曰。此先生知平夔劍川二州德政碑也。滇人不文。序事不識體制。又過欲揚頌如郝鑒見王道意。滿口重言。殊不流子其采而傳之。其一碑也。先生廉不言貧。勤不言勞。王師征烏蒙。運餉六千石。而民不知理。強訟。可和者和之。可決道者決之。固不當。其一碑曰。征劍川。糧減額外公件銀。每兩若干。引老君山水。溉西莊畝。收增數鬴。文鶴雅瑒。清其粟。苗夷皆拜曰。從此百年無事矣。嗚呼。滇最情俗也。能齊其口。為無窮之聞。以存先生。然則碑愈便。民情愈真。想先生之經德秉哲。殆不愧其言者。先生亡已久。子弟才下。無所發明。門生故吏。又懼大忤于俗。不敢張其說。余聞而悲之。夫犯衆敵。抗令用。以追取聖人之心。此其志直合萬世為一朝者。而卒之身甫歿。姓氏就湮。然則與夫庸庸然。曾出言入者。何以異也。天之所以生斯人。使獨異于衆人者。又何也。追憶當日先生與余。天涯一邂逅耳。豈料身後事。余為存之。而余亦豈料十餘年後。尚有先生兩知己在耶。夫儒者閤然之學。原不為名計。而卒其所以常存於天地間者。又捨名曷以

哉。嘻。古之人所以重後死者也。先生名為阜鉛山人。

常德府知府張公傳

公諱開士。字軼倫。浙之仁和人。世居北郭青沙里。先人好施貧。其家公生九歲而孤。乾隆元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選銅陵縣知縣。移知桐城。宿州。擢常德府知府。奉乏官。居太夫人憂。服闋。將行。竟不起。公曼詞矩步。造次必於儒者。然義之所在。展意無所依回。銅陵災。公請賑飢。委官某。揣撫軍范公意。捉搦之。公趨皖江。見范公。泣曰。民無鳩矣。苟蠲年而壅利。安用官為。言畢。袖印置几上。再拜求去。范改容謝之。聽其請。桐城某公所拔士也。為盜張六韜所誣。某父以財賞緣。公怒其父曰。汝欲速而子死耶。某懼。閤門待罪。公廉其姦。名六韜曰。汝誘之博。博負而教之作盜。果誰為禍首耶。六韜泣不能聲。乃專坐六韜。宿州河決。公戶籌口算。輕難重振。符牒風發。縛木橋渡商旅。蠲船盜村中。氓設淳廩四門。貧家缺者。或慮為私累。公笑曰。縱於官難開除。吾以活人破家。不亦光于古乎。為之益力。亡何水涸。天子輸庫金百萬。修水政。公為植巡功。宿于堤。陳肴摘綆缶。仍其溝。物其土。方畢。歲乃大稔。江南最大省。群吏才智縱橫。各自矜奮。而公盤辟雅拜。言詞迂緩。常侍令兩江制府高公坐。欲有所陳。先搔首引書語。高公笑曰。汝又賔賓作學子態耶。滿席為之赧然。然兩荐知府。他吏不得。獨公得之。皆高奏也。聞其死。為嘆息者再。居官二十年。家無生產。女婿陸建余甥也。



先公兩月亡。公哭之哀。數月亦亡。長子懋謙。能文。世其家。

論曰。余雅游公三十年。見其讀書。窮晝夜。額頤雖除夕元辰。聲鳴益高。醉後好摹古忠臣烈士狀。津津然欲蹈之。服闋時。裁五十九。自衰其年。推不欲出。而簡書催行。肩項相望。公愈感天子恩。不得已。置酒召諸故人訣別。泣數行下。若預知其往而不返者然。幸卒病於未治喪時。得委化正寢。近子孫親湯藥。人以為善人考終報也。嗚呼。有以也夫。

### 湖北布政使徐公傳

君諱垣。字紫庭。會稽人也。生而端靜。坦中任真。不與人為異同。以戊午舉人。己未進士。入翰林。散館。改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記名御史。出為廣信府知府。南贛巡道。安徽按察使。乾隆二十一年。皖江災。劫案屢起。有司以盜報。君審知皆飢民。以搶奪論。全活甚衆。旋擢四川布政使。調貴州。再調湖北。當是時。貴州巡撫周人驥奏開安順南明兩河運銷銅鉛。行二年。安順灘勢平夷。輸輓尚利。南明灘高。兩山夾峙。每大雨。衆流滙注。所開峽口。盡淤。舟不能行。周又護前。不敢再奏。有司迎合其意。為催駝馬陸運。而仍以水運報。公密奏其狀。且云。撫臣以節省運費。故苦累民。苗殊乖政體。上韙其言。命總督吳達善勘明。停止。官民懽呼。公甫卸事。即病。行至常德府。薨。年五十一。嗚呼。當公任部曹時。即為上所知。及試之於外。歷四省。觀察屏藩之任。均能稱旨。其即大用無疑。乃驟以服官政之年。中道而廢。豈不惜哉。然至

今有自黔中來者道馬戶苗人猶能記公姓氏延祝不衰則儒者澤物之功其效亦可觀矣  
余嘗過山陰至其家四壁蕭然不知其為方伯第也有子曰秉鑑公四十後方生慶時尚  
幼故一切善政不能記憶約狀其大略屬余為傳

贊曰進士同年較鄉試少故相親亦倍焉若同入翰林則更少且更親矣然不數年升沈稍  
殊或為名位所移異目相視即陽為謙下而陰實相疎者亦比比然惟公能始終一致幾為  
無改於常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乎余與公同習國書廷試時諸翰林掩護其卷相  
相自私而公獨任人窺觀有詢必告其心地光明亦可想見在蜀時余寄長歌懷之詩未到  
而公亡尤余所悵悵而悲者也



小倉山文集卷七

錢唐袁枚子才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公姓陳名鵬年字滄洲長沙湘潭人坐時太夫人夢大鳥披一青衣童子來故命之曰鵬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衡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甯府江甯俗父母死子必親計公頒士喪禮禁之惡捕誣良事發赦後公仍置之法康熙三十九年

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其罪命入英英殿修書起知蘇州府蘇大疫公所至疫斷民書公名於門過禱亭鎮見水浮漂心動遣探得屍鞠之其鄰乃某村嬭手絞其夫也奉旨攝布政使忤總督噶禮再以陰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其罪命入英英殿修書學士沈涵密薦公

聖祖還其奏逾年召公

見曰沈涵薦汝朕疑之今知非汝所聽請故用汝為霸昌道可乘傳奏事故事督學使者歸輸金修城沈修昌州城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金勢甚張公偽遜詞延花翎者入而陰伏健步縛置獄中驃馬馳奏適某王入覲上示以公奏曰無之上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殉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六十年大學士張鵬翮視黃河奏公

協辦。公請於廣益山下開引河。使溜南趨。又請疏南霸尾下流。以殺水勢。尋署總河。兼署總漕。漕舟阻風。旂丁糧盡。公先給河庫銀六萬。而后奏。聖祖加之。以為得大臣任事體。世宗即位。授河道總督。未一年。薨。上深惜之。賜謚恪勤。予祭葬。公廉幹有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褫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醢醢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勇嬪。躍門入。牽袍嗅靴。求一見。陳青天狀貌。聞赦。詔下。焚香跪北。呼萬歲者。其聲殷天。繫江盜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為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曰。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今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駒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為邳隰同知。大惧。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亡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健石笛。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嘆曰。鵬年餓江盜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明如雷。鬚髮翳張。李色變。客亦惶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盡盡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而奴捧盤食。餐蹲出。磁而鴈金者也。狀猶惡。公起手斟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為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即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即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勅書斬汝。亦使群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蹲。蹲



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首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未  
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盜獄卒也。既李竟漸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  
寔從歡飲。而公自覺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縷。必為資送。祿善廣坐訓過密。  
室人銜感。次骨入獄。迫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第。某僧求書求進。布衣王安節缺為面別。  
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昇構林石于郡學。游焦山遣人泅水。取瘞鶴銘。為亭護之。其標  
寄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路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  
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為。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檻檻。饌米十石。書一  
函。祿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着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  
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論曰。先有堯舜。後有皋夔。非過。聖祖雖十陳公。烏能賢。昔汲長孺。魏元成輩。束以細刺。三十  
則亦呼暴而乞恩矣。談談得善諍名。皆其所遭者幸也。聖祖南巡。公不除道。不供張。甫入  
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曰。如喪考妣。村氓蠢愚。至於如此忌者。誣以大逆。非無因也。而聖  
祖怡然。但云民愛如此甚好。為霸昌道進瓜。熟河。聖祖詔家人。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供  
奉。好將瓜蒂歸。即賜汝主。嗚呼。聖祖知公何其深也。昔權德輿讀太宗賜李靖手詔。不覺  
嗚咽流涕而嘆曰。君臣之際。至於如此。吾於恪勤亦云。

涓君小傳

仲姊嫁陸氏寡携二孤以歸其季早亡長曰達即涓君也大眼而頤容貌充充然幼不甚敏既長澄神於學摩研編削校飭嚴躬行安而即和去不善如絕經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張吉香太守妻以女從官宿州權記室事甚辦古香絕愛憐之性好吟詩持論與舅氏合不屑屑畧唐宗而內寫幽情外婢羣雅結采必鮮運思必遠其聲清揚而達聞得若干首或嫌近體差勝媚君笑曰近體近風宜少年古體近雅頌宜晚年吾其有待耶余亦無以難也去秋患咯血五倉頓空心若墜琅玕然迎醫而藥之勿治召巫而占之勿祥子因索其稿涓君知余之有意其存之也脫手交又取去離字酌句喀喀然紫立吃毫力不勝則卧卧起再離氣魂矣猶呼阿嬀泣曰舅為兒詩開雕成否不甚費否兒思將目焉裁眼耳其溺苦如此死時年三十五有子官郎生八年矣嗚呼姊守志撫孤卒無無孤同余哀妹而撫甥卒與未撫同且余年五十髮斑斑有二色無子無兄弟之子而前年婿死去年五弟死今年涓君又死涓君者其才且賢出壻與五弟上而余夫嬖恩之又最久日謀以身後託者也嘻其酷矣為之傳以弁其詩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公姓李名衛字又珩明初以軍功起家襲錦衣衛由浙遷碭山公伉健有氣入貲為戶部郎



司納粟事。親王某。屬每金十加平十兩。公不可。強之。則昇柜置戶部東廂下。署曰。某王贏餘。王大驚。諭止之。王府歌者殺人。公會刑部鞫。刑部因王故。欲為道地。公爭之急。同僚止公。而公往益早。

世宗心重之。登極。授雲南驛鹽運使。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康熙末年。鹽法抗弊。滇省有私壑。短平諸色目。浙商浮費至十二萬。州縣赤腳丁錢。攤入田畝。有田者。不占名藉。奉土豪為甲長。供奉如奴。公一切禁督。奏免湖屬浮糧。又奏玉環山乍浦近海。請設參將同知鎮撫之。北新關虧稅。司權者患之。公奏以南關之贏。抵北關之縮。往來商大懽。雍正四年。遷總督。鄧制江南七府五州。當是時。浙省逆案屢發。杭州汪景祺查嗣庭等。以誹謗伏誅。而妖人曾靜又為石門呂留良弟子。上震怒。停浙人礼部試。將大創之。賴公外嚴內寬。教督於下。開說於上。致民俗不變。天心回和。庚戌殿試。前三名皆浙人。公駢脅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痘瘢如錢。著頰上皆滿。而白晢精采。豐頤廣顙。腰腹十圍。善養威重。每出綉衣衮袍。乘八座露車。去其帷。壯士一人。高丈餘。執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絳旂黃蓋。爆樂鉦瑤數十。重鳥漦雁行。罔不整。最后馬上鼓吹。細樂鏗鏘。三四里。閭城老稚。聞制府鉦聲。爭奔趨窺觀。目眩良久。引惶始畢。而提爐香。猶冉冉四散。性好武。設勇健營。募兵教之擊刺。一切器仗。加鮮明。每霜天大逸。公披金甲。執鈇如意。登壇指揮。先是東南並備。遼西北。而公自信過之。屢

請從征西戎。又請長子星垣征楚滇諸苗。然世宗終不許也。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書院。鎮廩獨豐。公餘座南面。召優俳人李麻子。說漢唐雜事。遇忠賢屈抑。僉壬肆志。輒嗚咽憤罵。拔劍擊撞。聞鄞縣有王安石祠。大怒。嚴檄毀燒。奏飭十三省督撫修古賢祠墓。諸生入學者。行肅拜禮。許士女逢春節賽會迎神。其效惡則伐諸其坟。事雖不行。海內皆嘉公之志。凡文移奏章。不過目。聽人雜誦。不可於意者。嘆喏命改。動中肯綮。雖儒者文吏皆心折駭伏。以為天授。疏西湖淤三十里。增修祠廟。植柳桃。春時提樹盡。花水亭風台。金碧明耀。公哺食畢。鳴騶出清波門。携文案坐亭子灣。辦治文正屬吏白事者。就湖光山色間。稟請意旨。判決如流。七年。召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未二月。總督直隸。故事。直隸五總兵。一提督。與總督抗行。公往悉受節制。總河朱濬素侮張。公首劾之。減死為城旦。春。公負氣好勝。遇權要人。務出其上。乃已。當是時。大將軍年羹堯。河東總督田文鏡。九門提督鄂爾奇。管戶部果親王。皆隆赫柄用。而公輒彈劾搖撼之。雖有動有不動。然中外側目。欲甘心于公者。相環矣。賴世宗知公深。排群言。眷寵不少衰。十三年八月。

世宗崩。公自知孤危。獨立萬無全理。入謁梓宮。跪伏大慟。暈絕不能起。上知其意。召見慰之曰。卿但努力報國。先帝雖崩。自有朕在也。賜珊瑚朝珠荷包兩匣。再賜長子星垣。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公尤長於治盜。凡盜之巢。數火伴。訪知如繪。臨期以一錦囊。



付將弁。往如教。即時擒獲。所到處。江湖千里。如枕席行舟。桴鼓不鳴。不禁妓不擒擄捕。不擾酒坊茶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踪跡也。先是。朱文瑞公以醢儒治浙。考於古。領喪婚。宴會儉放。民又禁燈棚水嬉。嬪女特山。民肩背資生。及賣漿市餅家。弛担閉戶。嘿嘿不得意。公雖受知於文瑞。而為政不相師。一切聽從民便。謠舞太平。誘掖而張皇之。民喁喁大和。愈卑賤者。愈禱頌焉。雍正十二年。公總督保定。與戶部尚書海望同勘海塘至浙。達近村氓。以為公復來撫浙也。額手迎者。蟻屯數十里。歡聲殷天。文瑞公聞之。嘆曰。古人云。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斯言信也。公生時。太夫人夢神僧授以異寶。及卒。病黃疸。呿聲震屋。及衙內牛馬皆吼應之。同起同止。如是者三晝夜。氣乃絕。年五十三。謚敏達。論曰。

世宗皇帝時。才臣任封疆者。田李並稱。然世之人。往往優李而劣田。意頗疑之。後讀硃批上諭。田文鏡奏禁銅法。請民間有拋擲制錢者。擬軍。又奴婢首主人藏銅器者。許脫籍治其主人之罪。公奏禁銅法。請官增價購。有售者。即與值。不問所由來。亦不治藏者之罪。是二疏者在。世宗俱未允行。而兩人之見解心術。判若天淵。已可見矣。公每劾權貴。拜疏後必鈔稿以示其人。嗚呼壯哉。

### 女弟素文傳

枚弟三妹。曰機。字素文。皙而長。端麗為女兄弟冠。幼好讀書。既長。益習於誦。針黹之旁。縹緗

庾積。雍正元年。先君客吳中。聞衡陽令高君清字庫。虧妻子獄繫。嘆曰。我高公孫。客也。我往。則難不解。遂治裝。歷洞庭而南。告其弟高八曰。曩而兄傾庫供上官。吾嘗止之。而兄不可。則勸其簿籍。而加印焉。亦知正為今日計乎。高大悟。檢篋得印簿。訴制軍。制軍者大學士邁柱也。素善先君。兼知高公之冤。為平其事。當是時。簿中貴人隱探高氏孤稚無能。為使人具三千金。啖先君。先君怒而叱之。高八益感謝。臨別泣曰。無以報聞。先生第三女未昏。某妻方稚。幸而男也。願為公婿。已而果然。因寄金鎖為禮。時妹未周晬。枚長妹四歲。代繫金鎖。飾項者數年。高故如舉人。而先君自楚歸。復之粵。之滇。之閩。與高氏音問遂絕。乾隆七年。高八執甌來曰。某子病不可以活。願以前言為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先君亦泣。亦不食。以其意復高氏。高之族人驚。謹傳高氏得貞婚。高八歿。其兄子繼祖來曰。婿非疾也。有禽獸行。叔杖死而蘇。恐以怨報德。故僮言辭昏。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聞。竟適高氏。高渺小儂而斜視。躁戾佻險。非人所為。見書卷怒。妹自此不作詩。見女工又怒。妹自此不持針黹。索奩具為狎邪費不得。則手搯足踰。燒灼之毒畢具。姑救之。毆姑折齒。輸博者錢。將負妹而鬻。妹見耳目非是。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母體微不適。妹徹夜立。持粥飲而匕箸進之。又能記裨官稗史。國家治亂。名臣言行。神仙鬼怪。可喜可愕者。數稱說。歌呼為老人娛。收入定省。聞所未聞。學為之博。自離壻後。長齋衣不純帛。不髻髮。不聞樂。有



病不治。遇風辰化朝。輒背人而泣。如舉人至。必出問堂上姑安否。寄贈服食甚謹。前一年高氏子死。妹亦病。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死。年四十。枚在楊州聞病奔歸。氣已絕。一目猶瞪也。撫之乃瞑。女阿印病瘡。一切人事器物。不能音而能書。指形摹意。皆母教也。想見妹之苦志云。檢篋得手。編列女傳三卷。詩若干。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乾隆九年。枚宰沐陽。淮海道莊公來巡。相傳有理學名。疑其峻而難近也。心忤焉。既至。則循故事。餽餼蒸。公一切勿拒。曰。物已烹飪。卻之是暴天物。而違人情也。凡賓饗與主人共之。禮也。止枚而觴之三爵。后問沐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論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出所為詩甚工。越翼日。諸生會於庠。公上座。誦中庸。不皮傳濂洛語。而理境顯顯大明。聞者色盡變。若欲即駕車赴聖域者然。諸生有所陳說。雖俚。公必靜聽。無惰容。翼日校壯丁。丁踈於技發矢。矢旁穿且墜。爇火器。閉其手。諸丁伏地請罪。枚亦起立皇恐。謝平日教敕無素。公弛外衣。手弓而前。交左屈右。教如法。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如之畢。就坐笑謂枚曰。而奚慊慊耶。整成而下。文人不習常也。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為汝教訓之耳。枚聞愈不安。晚諸壯丁皆嘆有泣者。先是大府巡沐。饋牲牢不受。令袒韞蔽上食。不受。矜嚴若神。及去。庫為之虧。公來。飲食笑語盡主。兵歡及去。無角尖耗。如春風歸。留餘溫而已。所從隸六人。蒼頭二人。

僮一人皆自飲其馬。犒之。踞而辭曰。公視奴婢如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伏地誓指其心。乃聽之。公諱亨陽。字復齋。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山。康熙進士。初知雒縣。迎養太夫人。道亡。公自此不復仕。今上元年。以楊文定公薦。召見。授吏部主事。出為德安同知。遷守徐州。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白簡繕矣。命公補牒。公牒稱沛令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汪聞。悅而上。果毅公納親巡江南。聲躍隆赫。監司皆韡袴跪迎。公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尋遷淮海海道。海州有河通海。以運鹽故。雖暴漲。非徧告諸大府。不啟閘。公力請。得以時開。勘淮海災。過勞。以羸疾卒。年六十一。卒之日。淮海諸氓。罷市奔走。樹素幟。哭而投賻。一日至六千緡。嗚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公殆真儒也已。公少時。受知於李文貞公光地。成進士。出謝公濟世門。謝亦奇士。

世宗時。為御史。三。日露章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十大罪。前一夕。夢震雷擊於庭。翌日。章上。果得譴。減死戍邊。

### 蘇州府知府童公傳

公姓童。名華。字心朴。浙之山陰人。年十二。入郡庠。屢鄉舉不第。乃習刑名。從事幕府。年四十。九。循例入貲。與纂大清律。受知於大學士朱文端公。以知縣薦。



世宗召見。命查振直隸。直隸樂亭盧龍二邑報飢口不實。公倍增之。所全活甚眾。會怡賢親王在直隸。問公灤河形勢。公條對如指掌。王以為能。奏知平山縣。縣定公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總督某劾奏。世宗心重之。免其罪。擢知正定府。權按察使事。移知蘇州。當是時。奉旨清查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江蘇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大府妄測上意。鈎考攤派。民不能堪。狂狴疊疊。無容因處。公向大府關說甚辨。大府怒曰。汝沽名。敢逆聖旨耶。公直前抗聲曰。華非逆旨。乃遵旨也。皇上明知有積欠。而不命嚴迫。特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原委。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今曉然後奏請上裁。恩從中下。此聖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而徒以十五年之積欠。揭揭然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於汝云何。曰。寬華限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申報。大府嘿然。公出。即釋所獄繫者千餘人。而造冊若列眉。求為轉奏。未幾。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璽書嚴飭。眾方折服。蘇撫某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擲。掬之。非政體也。且姦罪止往破枷縱遣。而自詣轅請罪。曰。犯姦者枷律也。為一枷兩荷。以擲掬之。非政體也。且姦罪止杖。府縣所司。非尊官所宜聞。巡撫敬其強直。面謝之。而心不悅。浙江總督李衛篡入江南。絕無文牒。他府畏其威。唯唯聽命。至蘇州。公抗不與。曰。地界各有統轄。毋相僥也。李深嘆之。為蜚語聞上。世宗召公見。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忤巡撫某。被劾罷官。今上元年。

起知福州。再知漳州。又忤巡撫某。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精勤廉悍。善治下。不善事上。發姦摘伏如神。而尤長於水利。佐治賢親王營田直隸。得十八泉。於正定府城外。建西南二牖。銀膏腴三百五十頃。佐經略鄂公屯田肅州。觀臺通九家。鑿五山引水於十五里外。升之於二十丈之高。穿渠築堡。溉田萬畝。民至今利賴之。所著詩文若干卷。其開太湖水田謀一篇。蓋守蘇時未竟之志也。蘇民德公尤深。論者以比前明知府況鍾云。

論曰。傳稱天為劍德。猶不干時。公屢干其長官。隨起隨顛。致不竟其用。豈干將莫邪缺折。亦其性耶。不然。何所遭之不幸也。公歿至今。垂四十年。聞其子孫遇吳市漿。賣餅家。猶有質衣履供其斧資者。嗚呼。公得民心。久而如此。可知誠能動物。非一嘗沽名者流。而或謂吳俗輕儇。毀譽多浮。其實者亦非也。

程南耕先生傳

江寧程氏有二賢焉。其昆曰綿莊先生。余已銘其墓矣。其季年亦七十有九。曰南耕先生。余悲綿莊之不及見余銘也。使綿莊見余銘。喜當何似。因思韓退之為太學生何蕃立生傳。豈非欲其親見之。以為笑樂耶。余嘗以此語戲南耕。南耕頷手曰。幸甚。遂撫大槩而書之。先生名嗣章。字元朴。一字南耕。七歲能詩。既長。習舉子業。連闕於有司。項項不得志。朱文端公與有舊。教之曰。唐趙匡論選舉。以辟召為先。古賢多記室參軍。士稟有心經世。奚沾沾科第耶。



先生感焉。遂研究刑法食貨諸務。識其大者。為人作奏。纂詞奮筆。得鼂董遺意。諸大府走金幣。延之。憂不得先。當是時。桂林和陽兩相公。及晏一齋中丞。皆負清望。居五長十連之任。奉先生若仰衡石。而操表綴也。先生參畫密勿。弥口不宣。章疏稿出火入。一切體國經野。事秘外不能知。而三人所張施。顯顯然海內無不言。先生翼扶之功。從可知矣。先是卅縣災。例不蠲漕。先生謂晏公曰。灾無米。必倍價達購。災民免地丁之一。而納漕費之十。其何以堪。晏公以其言入奏。上敕九卿議。嗣後被災漕米銀。或蠲或緩。臨期奏請。永着為例。和陽公之督閩也。蘇祿國王進表使者報。閩人某在呂宋。啖夷人初貢物。先生曰。是詐也。宜斥還其表。聽候詞察。則事敗矣。公從之。果來使譏言。冀誣其仇。先生之能仁民。能決大事。皆此類也。先生不問旨畜。雖享多儀。皆畀綿庄。已如不聞。綿莊靜而峻。先生孔揚采色。和顏熙熙。謙從者。皆憚伯之嚴。就季之寬。然平生于大養所在。勿狎于不順。雖貴育何搖焉。中年耳聾。絕意仕進。有欲荐于朝者。堅謝之。所著整敦說。牧民瑣言。皆歷言天下要務。其明史略七十卷。尤其精力所注存也。外金陵識古錄。史學例議若干卷。詳所自序中。

論曰。周官稱公國有孤。入王朝。乘夏簪。稱大客。今之督撫。昔之公也。然則令督撫之大客。或即當日之孤乎。使先生以此致通顯。出而有為。豈不更光于古。然士君子有名之見存。則所樹立者。非己莫為也。如忘乎名。而一以利物為懷。則古聖人皆因人成事。而已不尸其功。

者也。老子曰：為而不有，不難其為，而難其不有。如先生者，其近之矣。

### 常孝子傳

孝子姓常，名裕綸，山西徐溝人。生四歲孤，母戴氏哀鞠子而撫焉。家故織紵，無游歲資。母鍼衽以供孝子侍側，愉愉然不刻離。既長，以志舉授鎮海衛千總。故事，督漕者多風波危，以故勿克迎輜輶。視膳飲，乾隆二十八年，孝子畢官事，還鎮人見孝子，連日喜色溢眉宇。異恒常時，詞之乃其母已來，未一載，母卒。孝子雖斯徒跣，不納勺飲，將大殮，攀棺號阿母不止，聲盡血湧，腸裂而卒。越母亡纔三日。

論曰：禮稱毀不危身，又祔五十不毀然，皋魚立哭而死。孔子與之傳，祔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毀也。人惜其不立，以徵魯之衰。孝子年五十矣，不為生孝，甘為死孝，彼其心豈不知留其身以慰乃母于地下哉？乃情極而禮忘焉，非得已也。王荊公之論李翱曰：賢者過之，期之賢，翱之過也。因其過，愈見其賢。吾於孝子亦然。

### 甯國府知府莊公傳

太守莊君從白門還宣州，未半月，訃至。士大夫知與不知俱為流涕，聞其渡新河，遇風舟幾覆，食飲滯留，服大黃，卧便利不止，果藥誤耶？抑驚顛離胸，以隕其生耶？嗚呼，求其故而不得者，命也。夫昔予知江寧，今劉映榆學士介君於余，長不踰中人，而秀眉方頤，言論風



發從此交甚歡二十年來予雖居林下而君之黜陟升降以及其尊主隆民之治功有其子孫所不能知而予獨知之者然則君後人之求乞傳於予也固君志也君始知建德再知盱眙寧國泗州而終于宣州太守乾隆十年貴池民熊永安與金海關金傷重熊慮訟不勝會族弟長德病死乃斧尸誣金縣令謝錫伯廉其姦遂并誣謝洛職而抵金罪民洶洶不平撫軍檄公與無為牧王名標勘詰君檢腦骨陷於顙非生前傷鈎距旁証得喉訟人某而長德妻亦傷其夫尸之無故重灼也跪謝告實熊乃伏法事雪皖江數萬人噪於時称兩君子云盱眙大水湖岸崩庭飲者相擁君雨立雨衣而騎指揮水退民以為神在泗州請免二十五年漕耗大府聞諸朝

天子許之到宣州三月積案五百無留獄者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年天子四巡江南前總督黃文襄公今相國尹公俱以絕世才總領百務而非君在側如失左右手一切山川舟車供張儲侍君能先机置想後事補缺絲毫不掛於過差余嘗見其扈蹕時踞坐帳中度硯膝上十指兩下旁立文吏內監數十人嚙啗相環或催逼火急而君墨無停書筆無誤字面無異色朝奏入夕報可其敏健如此樂道人之善遇孤寒一才一伎必薦寵遇建德舊令於途貧為還祭而寧其歸性狷狹乘氣辨口小忤意輒以精神凌逼人雖貴將長官不少含忍以致先為泗州陳刺史排竿再為安撫衛公劾奏至洛職簿錄而卒之事皆無驗天子聞其勞

每南巡必加擢遷。官縣令而州牧而太守。雖技者聞之皆熟服曰。壯君以才力取非福命也。然屢蹟屢起。危而后光。家以是貧而精亦消亡矣。卒年五十。君諱經畬。字并五。一字念農。乾隆二年進士。

贊曰。儒者多迂緩。聲名為文俗吏所訾。警得庄君而人不敢輕科目。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然。君色焦然。蹇蹇無已。卒皆料量苛細。馳逐繆務。與書之云。循吏者異也。過此以往。鞅掌將畢。而宣州民安風高。君必能修先王之政。與民相和親而已。亦將流覽其山川。咏歌騷詩。以永嘉譽於來茲。乃竟覺志以沒。若蒼蒼者。故限之而欲其止於是也。福之方始。壽之已終。悲夫。

### 江寧兩校官傳

我國家百有三十餘載。而江寧以校官祠於學者。祇二人焉。其一曰教諭湯先生諱偉。字鵬孚。宣城人。康熙庚午舉人。唐官時年已七十。天倪甚和。碌碌然不可見涯。漢夏月短葛衣。搥扇與群兒嬉。或上登撲棗。童子環啖之。先生俯而笑曰。盡留苦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兵部左侍郎。法海督學江南。歲後言言所至不敢仰視。初按江寧。命報程生某。先生搔首意若有所疑。法呵之。先生正色曰。程生不特不劣。且賢。公命舉優耶。今晚牒且上矣。若以為客。則公知之。偉不知也。法大怒。叱先生出。將劾先生。江寧先輩蔡鉉升者。與法有舊。往見法。爭曰。



公知程生所以劣乎。生故狷者也。嫉惡嚴。遇上新菴。見僧奉富商木主與天子龍牌峙生。詆其妄。捋而投之。以故僧與商造蜚語。涵生公得毋為若輩所眩乎。湯先生正人。九學所推。公不知敬何也。法大慙悔。三肅先生而謝。江寧學舍。穿漏每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雷下。白髮淋漓。客駭問。則顰蹙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屋。而某敢即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營度。構造。終先生之世。學宮煥然。俸滿。遷國子監典籍。以篤老歸。卒年九十餘。其一曰訓導唐先生。諱時琳。字宸枚。上海人。康熙甲午歲貢。飭躬訓士。一衷于禮。在官捐俸修前明周貞毅公祠。去後諸生即以先生與湯先生拊焉。乾隆三十九年。邑有修學之舉。將遷祠周公。並遷兩先生。訓導曹君懼兩先生之澤將湮也。屬予作傳。以永之。予覽所持來湯狀甚具。而唐事寂然。無可記述。以故筆誼不下者屢矣。然竊念東漢諸賢瑰意琦行。顯顯在人耳目。而黃叔度以牛醫兒。弥口無言。事無為當時欽之者。至以孔門顏子比之。然則古之君子固有行而無跡者存耶。抑動靜語默亦各視其音耶。今人間方面大府。在官赫然。去則車未出城。民已忘其姓氏者。不知凡幾。而此二校官。獨能以一縷香食報于荒廬首宿之場。可知官不在大小。惟其人。人不在顯晦。惟其真。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之人聞兩先生之風。可以觀可以興矣。曹君倒冠而至。偈偈然欲不朽先賢。其立志非凡所及。是亦昌黎所云得牽連書者。名錫端。字叔衣。亦上海人。

大理寺卿鄧公傳

乾隆三十九年春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予告還蜀啟行之前一月從京師作書寄其弟子袁枚曰蜀道太難予偕汝衰未必再見即生死音耗亦慮少通予生平出處本末惟汝知之詳蓋為我撰墓志以須枚聞命皇恐疑從先生之言則預凶非礼以不敏辭又恐非先生所以命枚之意而沒先生可傳之賢敬攷古人文集為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為之如司馬君實之子范蜀公是也先生蜀人聲望與范公相峙枚雖非君實請引此例以質先生謹按先生名時敏字遜齋四川廣安人高祖士廉崇禎進士以吏部侍郎從永明王入滇與李定國等同日殉難祖嗣祖邑庠生父琳以歲貢生任中江縣訓導生六子先生其季也雍正十年舉于鄉乾隆元年登進士入翰林七年遷侍郎八年為江南宣諭化導使十年遷大理寺正卿丁父憂歸里服闋奏請養母上許之二十六年太夫人薨二十九年先生入朝補原官先生純和介樸遇人恂恂無矜容躁願于道義所在則凝然不可撓當其登九列時天子加恩邊遠之臣銳意用先生先生年纔三十餘一歲數遷旁觀辟晚以為稍從容即可宰輔而先生勿顧也歸依膝下忽忽二十年再入長安諸新貴少年望先生如遇時古物爭避面擲揄而先生亦不樂與契客昵退朝閉門與一卷書二三耆舊共晨夕而已大理古臯陶所為權甚重元明以來一切決于司寇居此職者視若贅旒頭仰屋梁手批大議相



夸為識時務。而先生每秋鞫。苦心平反。有所得必爭。爭不得必奏。雖旨從中下。有從有不從。而同事怫然。覺平林中僥此直幹。鋤而去之。乃善賴。皇上知先生深。優容者屢矣。今年以計典休。論者疑先生受主眷隆于始。而替於終。枚獨以為不然。夫陳寶亦力。天球河圖。陳之東序。照耀萬物。恩也。藏之典寶。俾無玷缺。亦恩也。先生以萬里孤臣。旁無憑藉。而能委蛇卿班。適來適去。卒全名節以歸。此非遭際聖明。始終眷護。而能如是乎。先生手札。陳陳以未報。君恩為愧。枚又以為不然。夫建一議。理一事。此報恩之小者也。重其身。端其範。以儀刑百辟。此報恩之大者也。先生再入都。皆有要人怵之。使往。先生辭焉。要人慍。先生不悔其所以不受他人之恩者。為報一人之恩故也。無形之砥柱。可以說中流。挽風氣矣。而況古名臣有以七十起者。有以八九十起者。先生之齒猶未也。則將來之報。称正無窮期。而枚幸且暮母死。終將濡筆以俟。先生自待待人。以不欺為主。居官蕭散。興在林下。無異乞身治裝。若脫敝屣然。戊午校順天鄉試。枚出其門。其尤顯者。為滿洲阿公桂令。太子太保。定西將軍。

### 廚者王小余傳

小余。王姓。肉吏之賤者也。工烹飪。聞其臯者。十步以外。無不頤逐。遂然。初來請食單。余慎其侈。然有穎昌侯之恩焉。暗曰。子故婁人。子每餐緡錢。不能以寸也。笑而應曰。諾。頃之。供淨饌一

頭甘而不能已于咽以飽客聞之爭有主孟之請小余治具必親市物曰物各有天其天良我乃治既得泔之與之脫之作之客嘈嘈然屬餐而舞欲吞其器者屢矣然其盞不過六七過亦不治又其倚灶者雀立不轉目釜中惶也呼張噲之寂如無聞眈火者曰猛則煬者如赤日曰撤則傳薪者以遞減曰且饔飩則置之如棄曰羹定則侍者急以器受或稍忤及弛期必仇怒叫噪若稍縱即逝者所用羹豈之滑及鹽豉酒醬之滋奮臂下未嘗見染指之試也畢乃沃手坐滌磨其鉗鋸刀削竿帚之屬凡三十餘種度而置之滿箱他人潑汁而棲苽之學勿肖之或請受教曰難言也作厨如作醫吾以一心診百物之宜而謹審其水火之齊則萬口之甘如一口問其目曰濃者先之清者後之正者主之奇者褻之胝其舌倦辛以震之待其胃盈酸以隘之曰八珍七熬貴品也子能之宜矣噉噉二卵之餐子必異于族凡何耶曰能大而不能小者氣粗也能啻而不能華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華啻間也能則一片一瓊皆珍怪不能則雖黃雀鮓三楹無益也而好名者又必求之于露霄之炙紅虬之膻丹山之鳳丸醴水之朱鼈不亦誣乎曰子之術誠工矣雖然所炮炙宰割大殘物命毋乃為孽歟曰庖犧氏至今所炮炙宰割者萬萬世也烏在其孽庖犧也雖然以味媚人者物之性也彼不能盡物之性以表其美于人而徒使之狼戾枉死於鼎鑊間是則孽之尤者也吾能盡詩之吉蠲易之鼎烹尚書之彘飪以得先王所以成物之意而又不肯戕杞柳



以為巧。殄天物以鬪奢。是固司勳者之所策功也。而何孽焉。曰。以子之才。不供刀匕于朱門。而終老隨園何耶。曰。知己難。知味尤難。吾苦思殫力以食人。一有上。則吾之心腹腎腸亦與俱上。而世之噉聲流歎者。方與盾敗同軀也。是雖奇賞吾。而吾伎且日退矣。且所謂知己者。非徒知其長之謂。兼知其短之謂。今主人未嘗不斥我難我。掉盤我。而皆刺吾心所隱疚。是則美譽之苦。不如嚴訓之甘也。吾日進矣。休矣。終於此矣。未十年卒。余每食必為之泣。且思其言。有可治民者焉。有可治文者焉。為之傳。以永其人。

### 石大夫傳

越之石氏。居帝九沅。水生者質美。而狀多渺小。其長子曰青。豐且碩。鯁理粹如越君。欲以擢於上國。乃命為大夫。聘吳。吳閭閻甚文。聞之喜曰。石碣。古純臣也。寡人盍留其苗裔。以為國光。命設九賓之禮。宴大夫國中。踐石以上者。爭來窺觀。大夫請曰。士為知己者死。臣願留吳。但臣南越之鄙人也。敦頤而土色。風飢樸野。難侍屏區。聞吳多子游氏之儒。追琢其章。顧仇弟子禮而往。其允臣哉。閭閻許之。當是時。金壇叟王岫君年七十許。取友必端。以善琢磨人聞天下。大夫往。振衣趨隅。隤尔如委。殺鋒砥角。一聽叟之所為。月餘再召。貌益澤。色益莊矣。若瑟若爛兮。瑤珠之光。吳子益喜。命廬人為大夫造屋。漆欲測絲。欲沉墨。尚以瓊英飲以沆瀣之露。卧以文貝之錦。遂用事不離左右。朝有子墨客卿者。性堅執。不肯下人。見石大夫。

大夫侍側不知所終

南史氏曰俗傳石氏之顯始于女媧而盛于帝鴻氏遐哉難攷矣春秋隕石於宋五後之禘石氏者斷斷然僞託于宋以自夸然自宋墜之楚而後石氏之賢者無聞焉大夫能通上國友岫君交季札以成其名亦其所遭者幸也引北宮貞子故事賜生謚曰文瑞宜哉



短人傳

鎮江之短人曰趙元。元年二十八，長二尺許，倭面博唇，首如覆釜，行則左右搖，立久臂聲，其膝兩手膠而奉。揚州鄭守備貽其母千錢，短人歸焉。教之應對，執箕箒，搗短人性黠，無他所能，屈一足跪客。客輒自蜩局出而試之，鄭復得女子一，短如之，將以偶焉。短人辭曰：「不可。短人，天之僂民也，有母在，不能養，而又養一短女子，非所願也。」固與之，將遁矣。乃聽焉。余過揚州，短人出拜問安，必朝夕至，載以如白下。自將軍方伯太守以下，聞其短，咸具簞來迎。短人短人摩地鞠膺，昂首酬對，卑疵纖趨，轉圜如意，皆大喜，贈賜重積。及歸，褒衣大冠，篋為之重。袁子曰：「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短人知禮，人愛其短，然則人之病何病乎？其有所短耶？」

小倉山房文集卷七終

YORK UNIVERSITY

MAY 15 2001

EAST ASIAN STUDIES





